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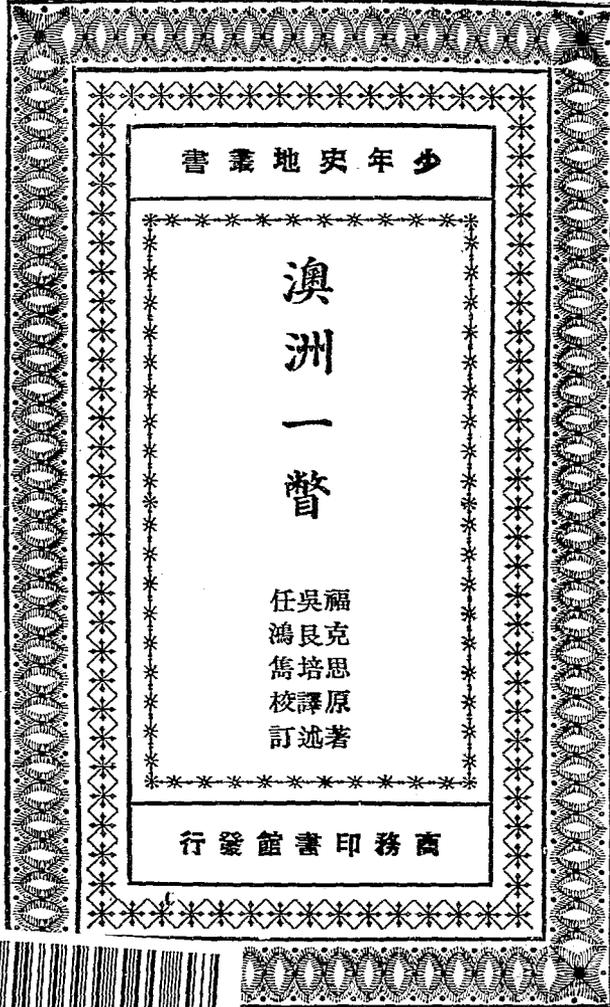
少年史地叢書

澳洲一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771.06  
104



少年史地叢書

澳洲一瞥

吳福良  
鴻克思  
培原  
著述訂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996594

# 澳洲一瞥目錄

第一章	澳大利亞洲的始源·····	一
第二章	現在的澳大利亞·····	二〇
第三章	澳大利亞的土人·····	四一
第四章	澳大利亞的鳥獸·····	五七
第五章	澳大利亞的叢林地方·····	七七
第六章	澳大利亞的兒童·····	九〇

271  
783

# 澳洲一瞥

## 第一章 澳大利亞洲的始源

『睡美人』——英人來到——最初的探險——富源。

凡是知道世界上有澳大利亞洲 Australia 的人，就知道有許多神話裏都說這澳大利亞洲是『睡美人』Sleeping Beauty。澳大利亞洲的風景很出色，出產又多，礦產又富，是地球上一個好所在。自從人類開化以來，她在那裏孤守了不知多少世紀，虧得後來英國的水手，仗着他們的勇氣，冒險到了她那裏，才將她弄醒了，世界上人知道有她。那些水手並不是什麼王子，也沒有什麼爵士的頭銜，但是他們的勇敢和高尚的精神，却不下於神話裏說的英雄好漢。

澳大利亞洲起初怎麼會處在這般孤獨的地位，這段歷史大家都不甚明白。

有些大陸的歷史，我們只要研究了牠們的岩石，便可以知道得明明白白。但是澳大利亞是個很古的大陸——比歐羅巴洲，亞美利加洲，亞細亞洲，不知要古多少年——所以牠的歷史就難十分推定了。

諸位且翻過地圖來，看看牠的形狀，好像一塊餅，東北邊咬了一個大角似的。太古時候，澳洲本來和北邊的東印度羣島 East Indies 相聯，從東印度羣島走過去，便可以到亞洲。但是這個時候離現在不知有多少年了，因為現在澳洲的動物和植物都早已另外成了種類，一點不和亞洲的相像。這兩洲的動植物既然不同，就證明出牠們兩個分離確是有不少時代——若是牠們分離的時代不多，動植物的形狀總有點相像，決不會這般絕對兩樣的。再說牠們分離的時代若不多：亞洲的老虎和象，澳洲便應該有，澳洲的駝鳥 Emu，亞洲也應該有；還有那澳洲的袋鼠和別的有袋動物，也應該在澳洲絕種了。那些有袋動物是屬於哺乳類的，生下幼子來時，便把牠們盛在身上。

一個袋裏，過了許多時候，才讓牠們自己行走。這種動物有這般愛子的本能，所以凡是有食肉動物的地方，牠們便很難生存，容易給食肉動物吃掉。澳洲除掉少數野狗，簡直沒有食肉的動物，所以地球上別的地方現在已沒有了。這種有袋動物，澳洲却仍有的。

至於澳洲何以會和亞洲分離，大該是因爲火山大爆裂的緣故。（現在東印度羣島還時常火山爆裂和地震；不多年前，巽他海峽 *Straits of Sunda* 還沉沒了一座島。）據我們推測起來，這兩大洲當初分離的時候，澳洲的形狀像個圓形，有很高的山向着海，內地還有大湖或者內海。後來時代愈久，那些高山被雨，雪，風，浪漸漸摧殘，壓低了下去。從山上壓倒下來的泥土，有的便被衝到圓形的中心，因將那大湖或者內海塞成平地，成了現在的澳洲大平原；平原上有舒緩的河流，周圍有高原，沿海又有許多大山。那時澳洲的土人，動物，植物，和現在的無甚差別。

澳洲因爲和亞洲分離，所以孤立在那裏，世界上的人一點也不知道。亞洲的中國人，雖則早就有很好的文化，除掉別的發明以外，又發明航海的羅盤，但是他們似乎不會向南航海，到了現在我們知道的澳斯大刺拉西亞 *Atlantis*。後來日本人吸收了中國的文化，大大改革他們的社會，百姓都很有冒險性，便成了航海家，會航海到夏威夷羣島 *Hawaiian Islands*。他們總算走了從亞洲到美洲的太平洋裏一大半路了，但是也不會到澳洲去。印度的文化發達很早；巴比倫、安息利亞、和波斯的百姓都到印度去。希臘人也曾到過印度，後來羅馬人也去過。耶穌紀元後不久，他們又和東印度羣島及中國通商。

那時人類的交通雖有這般發達，但是澳洲却仍是出乎他們航路之外，和他們沒有往還。不過那時的人却有好些謠言，說南方的海裏有一座很大的島。在耶穌紀元前二百年，希臘開烏斯 *Chios* 有一位著作家，也曾說歐洲，

亞洲，和非洲一帶的大海裏，有一座很大的島。有些人以為這種謠言，是那些跟大亞歷山大到印度去的希臘兵士，從印度人那裏聽來的，所以後來傳到希臘。這話很使人懷疑：倘若印度人知道有澳洲這個地方，為甚後來人發見澳洲，並不會見有印度人到過的證據呢？

文尼斯 Venice 有個旅行家馬柯波羅 Marco Polo 曾到過東印度羣島，說有大爪哇 Java Major 和小爪哇 Java Minor 兩處地方；照道理他應該也說起澳洲了，但他不曾冒險到那裏，也沒說起。從前還有些地圖上，從東印度羣島到南極 South Pole 的大洋裏，有一個假設的大陸，寫着塔拉澳斯屈來理斯 Terra Australis 一個名稱——可見他們那時也只猜想世界上有這個大陸，並沒有實在知道。

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手，又冒險來探東印度羣島；他們那時的地圖，有的便畫着澳洲。但是澳洲實在之發見，却在一六〇五

年。那年西班牙有兩位海軍軍官，一位叫作魁路斯 De Quiros，一位叫作陶來斯 De Torres，航行到東印度羣島，聽說南方有這麼一個所在，便去尋找。後來他們倆雖是到了澳洲，不過所到的却只是澳洲外面幾個島。新海勃立特羣島 New Hebrides裏有一座島，魁路斯叫牠作『聖靈以南的地方』“Terra Australis del Espritu Santo”，以爲這就是澳洲了。因爲魁路斯取了這個名稱，所以澳洲在英文裏叫作 Australia —— 大家讀了這名稱，便知澳洲是西班牙人第一個發見的。

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時，荷蘭人又航海去尋這塊在南方的新大陸。他們在一六〇五年，一六一六年，一六一七年，三年裏到了澳洲好幾處地方。一六四二年，塔斯馬 Tasman 又發見澳洲南岸一帶——澳洲以南的塔斯馬尼亞島 Tasmania，就取了他的名字。他起先替塔斯馬尼亞取的名稱，是文達門的地方 Van Diemen's Land，因爲他有個情人叫作瑪麗文達門

Maria van Diemen，他取這個名稱，是紀念她的意思——後來却被人改作塔斯馬尼亞。但是離塔斯馬尼亞不遠，有一座島却取了瑪麗的名字，叫作瑪麗島 Maria Island，這位荷蘭水手的情人的名字，總算能夠永遠被人知道了。

但是這幾國的百姓，都不曾把澳洲好好振興起來。後來還是不列顛人費了許多力氣，將澳洲振興得花團錦簇；你想澳洲，加拿大 Canada，南非洲都是不列顛人一手經營起來；難怪不列顛人要自豪了。不列顛人好像有一種殖民的天性。不列顛的園藝家都知道把植物種在外面，怎樣才能茂盛；往往很小的植物，種在離他們很遠的去處，仍保護得非常週到，後來便慢慢長成很剛勁的樹木。他們家庭裏教育兒童，也是這般。倘若一個小兒，父親過於溺愛他，不讓他遠離，將來一定很難成一個好男兒，好女子。所以不列顛的殖民地能夠興盛起來，和不列顛的學童能夠成爲好男兒，就是因爲當初幼小的

時候，就靠自己，不依賴父母的緣故。

一六八八年，英國有個艦長叫作威廉台姆帕爾 *William Dampier*，又到澳洲探險，澳洲全部這才被完全發見。後來他報告大家，說澳洲地方很乾燥，都是沙泥，而且又缺少雨水。現在可是和當初他說的相反了。

從一七六九年到一七七七年，英國艦長柯克 *Cook*，又在澳洲細細探尋了一回；他這次完全為英國殖民起見，澳洲和新西蘭 *New Zealand* 便在這時為英國人所佔。等到一七八八年，離威廉台姆帕爾到澳洲探險，恰是一世紀，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便將澳洲歸入版圖；在唐克河 *Tank Stream* 旁邊的甲克生港 *Port Jackson* 裏，停泊着第一艦隊 *“The First Fleet”*。這停留艦隊的地方，就是西德尼 *Sydney*，現在成了不列顛大都會之一。

自從那時起，這個澳洲大陸便逐漸振興起來。至於英國人怎樣開墾，怎樣殖民，真是一部描寫英國國民性勇敢的大野史；一時也數說不盡。他們剛到澳

洲時並不會碰着猛獸野人；不過四面都是荒地，生產的食物極少，而且間隔許多地面才有一處水，那些山又非常峻險，沒有人敢走上去。那時他們若是遇見凶猛的野獸，倒也不怕，可以想法子制牠；若遇見野人用兵器來打，他們也可以用自己的兵器去和他對敵；但是見了這種天然的阻礙，却想不出計較來咧。似乎造物 Nature 到了那時，還不情願將這地球上最後的一片荒地拋棄，讓人們將牠開化起來，所以才這般竭力阻礙到這裏來開墾和教化的先鋒隊。

那些殖民民到了那裏，居住在沿海一處地方，不久便鬧起饑荒；又不知道在這般的泥土裏怎樣種植，才可以收獲糧食。起先他們照着英國種植的方法，和時日去種植，那知澳洲各種事物和英國恰是個相反，所以竟不成功。澳洲地方又沒有天然生產成的糧食；又沒有適口的動物可吃。那裏出產的袋鼠，現在人將牠的尾巴拏來作湯，味道很好；但是牠身上的肉却很粗，很硬，腥味

又大，很難下咽的。而且這不好吃的袋鼠，還很稀少；他們能吃着牠的肉，也就歡喜異常了。

後來澳洲和英國間有帆船往來，糧食便能從英國運過來；但是帆船行得很慢，來往的日子是不能確定的。所以那些最先到澳洲的殖民，幾次三番幾乎餓死，想把這似乎不能種糧食的地方拋棄掉。

好得他們並未十分喪氣，滿腔仍蓄着堅忍不拔的心志——後來那些天然的阻礙，漸漸都給他們戰勝。這塊大陸因此完全爲英國所有，到現在人口有五百萬，出產物的豐富居世界第一。

那些殖民又費了許多心力，偵察得西德尼沿海能夠種植牲口吃的糧食。只是西德尼以西，離海岸四十英里光景，却是那峻險的藍山 *Blue Mountains*，一點沒有路徑，人無論如何不能越過去的。若沿着一條山脈，走許多英里，結果便遇着一個大谷，下面垂直有一千英尺光景，人便不能走過去了。如

今藍山的險峻給他們除掉，山上有大路也有鐵路；遊客到了上面，見了那些奇怪的山谷，都以為非常有趣，那裏知道從前那些人經過多少困難，才營成的呢？而且這些山谷裏還發生過多少慘事：因為英國從前把澳洲當作充軍的地方，那些罪犯逃出牢獄，便爬到山上，妄想越過去到了中國，跌在這些山谷裏慘死的就不知有多少。

這藍山的天險，是已經被勃拉克斯蘭 Blakland，勞森 Lawson，溫特渥止 Wentworth 三位探險家設法除去的。山上造了兩條路：一條從西德尼起，一條從雲特索 Windsor 起——雲特索在西德尼以北三十英里光景。自從藍山有了路後，澳洲的大高原便和內部的大平原相通；高原上有的是許多金屬礦產，平原上有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細羊毛。

山上有兩條路後，他們又慢慢向別處探查。有時他們騎着馬到那些荒地裏去，有時又騎着駱駝去。還有些地方，他們趁着船從舒緩的河流裏航行

探尋。他們探尋時，常常感着的困難，就是飢餓和口渴，那些黑人倒難得加害他們。受這種困難而死的探險家很多，如同倍克 Burke 和威而斯 Wills 兩人，從末爾波 Melbourne 出發探險，想從澳洲南方到了北方，都在半途飢渴死；還有來區 哈特 博士 Dr. Leichhardt，也是這般死掉。就是到了現在，若想到澳洲內部的荒地，還要找一個熟悉路徑的嚮導，才不致在路上找不着水喝；要不然，說不定要渴死在那叢林地方。

在叢林裏雖說很容易渴死，不過也有一個救濟的方法；用這方法免了渴死的人很多。原來那極荒涼的地方有一條電線通過，歐洲來的電信可以從北岸的達爾文港 Port Darwin，一直打到南方的阿德來特 Adelaide。旅行的人若在電線附近的叢林裏迷路，便可以找着這電線，將牠砍斷。電線砍斷，電流便通不過，那近處的電線修理站便立刻派人來修理，這迷路的人就給看見了。不過有時那修理電線的人，來得太遲，那迷路的人就來不及救治。

西部有大金鑛的一帶地方，水也非常稀少，白種人到那裏去探險，要是找不着有水的地方，也用出一種方法——可是比較上面說的那一個方法，野蠻多了。那些地方的土人非常固執，無論如何不肯把有水的去處告訴給白種人；因為那裏的水很少，他們知道白種人不寶貴水，時常糟塌，所以不肯告訴。那些到這裏探查或者旅行的白種人，見他們不肯告訴，只好想法捉住一個土人，用鹽把那人的嘴塞滿，又將他曬在日光底下，停一回他口渴不過，只得領白種人到有水的地方去了。不過這種野蠻舉動，也並不是時常發生的。白種人到澳洲去探險，所經過的事情記在筆記上，都很有價值。

那第一次到澳洲去開墾的殖民，人家叫他們作『侵佔土地的人』(Squatters)；因為他們揀着了這個地方，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佔據過來了。他們開墾的時候，生活很有趣。他們若要在那茫茫荒地上，另覓一所安身的地方，便把所有的傢具都裝載起來，牛羊成隊的趕着，一塊兒去尋找。不想『瑞士家』

庭魯濱生』“Swiss Family Robinson”一本書裏的情景，却在澳洲實現出來。他們這般一個小團體裏有貨車，帳篷，馬，牛，羊，狗；有時一輛貨車裏還裝着些雞鴨一類的家禽。小團體游行出去後，在外面要單獨生活好幾個月。什麼輪匠，鐵匠，木匠，獸醫，牧畜人，搾乳人，剪羊毛人，廚子，造橋人，等等人物的工藝，都是那一家子的主人和僕人分着去做。這種家庭裏的兒童，從小就是這般勞力，所以身體都很強壯，腦筋也很靈敏，開墾起來，着實起勁；可以說是創造國家的好男兒。

我從前做過一本書，也是敘述澳洲的，不過比這本詳細些，中間有一段敘述澳洲殖民勇於作事的精神；待我順便把這段事情引過來，給諸位看看：

「那雄糾糾的人也不把帽子摸一下，也不做出一種諂媚的神氣，便大踏步走了過來。

「『老大哥，替我找着了事沒有？』

「實在沒有機會；你還是到別處去走走，餬餬口罷。」

「我一心一意想找點事做，這日子真不好過呢。你從前曾替我找事，現在還是費你的心，替我及姆斯東想個法子罷。」

「這兩人說話的地方，是在中部昆士蘭 *Central Queensland* 的一個大牧牛場上。那牧牛場就在鐵路附近，四周連籬笆也沒有。這時正交夏季，太陽光照在地上，酷熱異常。却說那老大哥聽及姆斯東這般說法，肚裏尋思他前番做事很是盡力，現在牛場上時常找人做事，就將這四十英里的一樁差事，教他做罷。因就開口道：

「好，我就再給你找點事。斯東，我現在想將一樁事情託你做一二個月，你看怎樣？」

「這還有什麼說的！謝謝你。我現在就去做麼？」

「且慢。我已經雇了幾個人到三十英里外去掘池子，那地方是在東北」

「你能夠找着他們紮帳篷的地方麼？」

「能夠的。」

「那末很好。你現在駕着牛車，把糧食裝到那裏去——回來時他們若有什麼教你帶回來，你就替他們帶回來罷。」

「好。牛在什麼地方？」

「我養的牛都很不馴服；只有那老牛叫作紅眼的和另外兩隻牛，倒還馴服。你從這裏走去，約莫六英里光景，有一條小河，那三隻馴牛就在那小河旁邊。」這老大哥說時，手指指着牧場遠遠的一處；順着他手指看去，那裏的地平線上似乎有幾棵樹。「你把牠們裝上頸套；再向右走幾英里，便看見有一大羣搾乳牛。把那搾乳牛裏最大的揀七隻出來，就可以合成一羣了。」

「知道了。車在那裏呢？」

「車就是在鐵匠的小屋後面。但是那裏沒有牛軛；你到鐵匠的小屋裏找

些鐵條和木頭，打成牛軛好了。鏈條却有一根現成的在那裏；再用籬笆上的鐵絲，另外做一根，也就夠用了。」

「我都知道。」

「這個澳洲的打雜工人，和主人講定了每星期工資三十個先令，飯食在外，便很高興的去了。他第一步的事情，就是到那荒野裏六英里外的地方，尋那三隻牛；然後又沒頭沒腦的去尋搾乳牛，在其中揀七隻大的出來，上了頸套；然後又去尋牛車，打造牛軛。這些事都做完了，才駕着牛車望曠野走去，尋找三十英里外的帳篷；路上也沒有路徑，甚至樹也不見一棵，只憑着他自己在四處亂找。」

「後來他把這樁事做得完完全全。這種煩難的事情，在他看起來是很平常的。只是那新經馴服的牛，却要日夜上着頸套，過了一星期才能讓牠自由——這樁事情他倒實在覺得麻煩。現在他一身做了監察人，造車人，鐵匠，牧

人，和無所不能的人，一星期却只得三十個先令和一份口糧——可是他已經很滿意了！這個人就是澳洲壯男裏的代表人物。』

澳洲叢林地方的兒童，大半都能搾牛乳，騎馬，駕車，打獵，殺蛇，燒飯；而且能夠照着太陽和星的方向，在那毫無路徑的樹林尋覓路途。至於那住在城裏的兒童，這些本領雖則差些，但是比歐洲一般兒童，却也能幹得多。

那『侵佔土地的人』到澳洲後，接着又有許多掘金子的人來到。因為維多利亞 Victoria 和新南威爾士 New South Wales 兩處都有金礦。起初發見的時候，說來也很好笑：他們還竭力阻止人家聲張，恐怕給人知道澳洲有金礦。澳洲有幾個官吏以為大家若開起金礦來，於地方一定不利。照最初時的情形說起來，他們這番用心確是不錯：因為那時大家為着開金礦，竟把自己本來的行業拋了不做——田也荒蕪掉，工廠也閉掉，船也沒人開駛，羊也沒人牧畜，店鋪也沒人做生意——社會上的確受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這種

金錢的狂熱不久完全消滅，許多人仍去做自己的本業，和經營別種比開金鑛靠得住的實業。這時澳洲就大受金鑛的利益，人口增加了不少。

諸位還記得一樁故事，說一個聰明的人和兩個懶惰兒子的麼？那位聰明的人見他兩個兒子非常懶惰，一點沒有法子使他們到葡萄園裏去工作。平日只他自己一個人竭力整理葡萄園，兩個兒子反倒由他贍養。後來他病倒在牀上，看看要死，心裏却替他兩個不肖兒子擔憂，恐怕他們在他身後挨凍受餓。便想出一個計策，臨死的時候一絲半氣的向他兒子說道：『我會去葡萄園裏埋了許多金子，只是那埋的地方不能告訴你們，你們自己去尋罷。』

這兩個懶漢聽他老子臨死時這般說，便想立刻做富翁，連忙把葡萄園四處掘遍，尋覓藏金。那知藏金一點沒有掘得，那座葡萄園却因為他們這般四處開掘，葡萄生得非常茂盛。後來他們兩人因為得了很好的收成，便成了富



阿 得 來 特 的 花 園 街

翁。

澳洲的情形和這篇故事很相像。那發見金鑛的人誘了許多人到澳洲來開鑛，後來金鑛雖沒有開成，却經營了許多別的實業。

當金鑛的出息減少時，許多失業的鑛工都去耕種田地——澳洲的農業紀元便在這時開始。而且自從這時起，澳洲便一天天的發達上去，只略遲慢些。牠發達遲慢，也是因為那裏人作事大都穩健，寧可慢些，不肯草率的緣故。但是無論一國或者一人，做事能從容不迫，是最好的。

## 第二章 現在的澳大利亞

金鑛區——在末爾波的政府——牧羊場——兔子——西德尼的  
勝景。

倘若你有機會想到澳洲去旅行，要從海裏坐船去；在船裏時，因為風浪很大，不免要有點不舒服。我們且將英國人到澳洲去旅行的路徑說一下。英國

人若坐船到了澳洲，就在西澳 West Australia 的首邑伯斯 Port 外面  
的港口登岸——那港口叫作弗利門脫爾 Fremantle。西澳的面積占全洲  
四分之一光景，只是人口和各邦比較起來，却是最少，不過比塔斯馬尼亞小  
島多了些。但是西澳現在發達得很快，北部有好些很大的採珠場，內地又有  
金鑛區，在世界上要算第二等產金的地方——農業和牧畜的進步也非常  
之快。

在弗利門脫爾登陸後，便可以坐火車一直到了東部的都會。於是又坐輪  
船到阿得來特港 Port Adelaide。阿得來特是南澳 South Australia 的首  
邑，風景很好，四面都是葡萄園，橘園，和杏樹，橄欖樹的叢林。當成熟的時候，擊  
一個便士去買葡萄，便可以吃個儘飽——別的果子也一般的便宜。

阿得來特從前就很出名，大家都知道是個好去處。這個都會是英國很有  
志的殖民建設起來的，他們當初到澳洲來，目的就是要創造一個毫沒有貧

苦景象的城池。後來他們的理想竟成功了不少。現在阿得來特一條陋巷也沒有，兒童也沒有挨凍受餓的；隨便那一處都顯出一種安居樂業的氣象。

從阿得來特再趁火車，可以一直到布里斯本 Brisbane。火車從阿得來特出發後，便望阜山 Mount Lofy Mountains 上走去，走過山到了平原，又橫貫莫來河 Murray River。那莫來河是澳洲最大的河流，發源於澳洲高山 Australian Alps，和麥拉姆皮居河 Murrumbidgee，達林河 Darling 同流入海——火車經過的所在，已是近牠的口了。這幾條河裏的漂泊生活，很來得奇怪。有些無家游蕩的人，沿着岸游行捉魚，到了一個碼頭，便做些奇怪的工作。這種人普通叫作『捕鯨人』。他們這種生活很不舒服，賺的錢也不多；或者因為他們天性喜歡游蕩，所以才愛這般的生活呢。至於河面上，各種奇怪的殖民都有；他們居住在駁船上，沿着河岸跑碼頭。那些船上的景象，就好像小戲園，活動影戲場，馬戲場；無奇不有。

河裏的漁業倒也還好，其中最好的魚就是莫來河的鱉魚。有時捉來的鱉魚，形狀很大，差不多有鯊魚般大，不過這般大的鱉魚，腥味很大，歐洲人都吃不下咽的。

捉捕鱉魚並不是一種正大的實業。漁夫捉鱉魚時，先在河岸上樹了一根木樁，將釣繩拋在水裏，一端縛在岸上的木樁上，一端繫着餌，樁上又掛着一個鈴。這般設備好了，便藏身在膠樹底下，靜靜的坐着，或者隨便躺着，坐着。倘若鱉魚來吞釣繩上的餌，樁上的鈴就響起來，他走過去一點不費力氣就可以將魚提到岸上來。

魚捉到後，那些漁夫因為要使魚不會腐壞，等着船或者火車到了埠，可以有新鮮的魚裝運出去，所以把一根繩子從鱉魚的嘴裏穿進去，縛在近岸淺水裏的一根木樁上，讓牠在水裏游着，苟延生命。這種方法非常殘忍，現在澳洲人正在竭力禁止漁夫，不准他們這般縛魚。

澳洲內地的河流都很舒緩，所以那些慣居在水流快速的河裏的魚，如同鱒魚等，那裏都沒有。不過和這些大河相通的小山溪裏，鱒魚却是很多，是當初從英國和美國傳過來的，非常靈活，很不容易捉到。

大河經過的地力，地面很平坦，因此時常要發生水災。平常大家都知道澳洲是個乾燥的地方，其實澳洲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雨量比英國還多。其餘那些地方，雨量又很不平均。有時天氣乾旱了許多日子後，便下起狂風大雨，每小時可以下一英寸雨水光景。因為這個緣故，又因為地質上的緣故，所以很容易發生水災的。

昆士蘭 Queensland 的首邑布里斯本。從前曾漫水過好幾次，淹沒了城裏一部分地方；還有新南威爾士 New South Wales 的鮑格 Bourke 和剛達卡 Gundagai 也都經過大水。那剛達卡地方有一個城鎮完全被水淹沒，喪了不少生命。新南威爾士還有一條河，叫作獵人河 Hunter River。有

一次氾濫，曾淹死了一個地方議會的議員。但是大水時候，人死了的倒也不多；不過有時損失的資產却不少。那些牛比羊好些，能夠自己游到高處避水；羊却只知道擠在一個洞裏，不知道跑到比地高幾尺的山丘上去安身的。

我記得約莫十七年之前，新南威爾士的奈拉勃利 *Narrabri* 曾經大水一次，損失了不少。那些山丘上都擠滿了許多人；牛、羊，也在那裏躲避；還有許多袋鼠，澳洲鶴 *Prolas*，澳洲熊 *Kaolas*，兔，蛇，也在上面避水。這幾種生物同住在一起，因為同舟共難的緣故，並不會互相殘害——若在平時，蛇和兔是對頭冤家，就是有人在着，牠們也不肯退讓的。那次水災裏，有一個小鎮叫作塔來哈哈 *Terry-lie-lie*（澳洲這種的土名很奇怪！）全鎮的人幾乎都要餓死。那地方因為被水圍困着，火車的交通斷絕，糧食也不能運去。等到水退的時候，地面都是糊泥，仍是不能交通。別處的人幾次三番用牛和馬裝麪粉過去，都沒成功。甚至用三十匹馬背着一噸麪粉，還走不過去！後來那一鎮

的人餓得只剩了一絲半氣，糧食才設法運到。

且說火車經過了莫來河，便穿過一片曠野，徧地都是灌木。那灌木是一種膠樹，叫作『邁利樹』 *Mallee*。從前他們以爲這滿生邁利樹的曠野，毫無用處，把牠當沙漠看待；現在才知道也有可利用的地方。用馬拖着滾路車在邁利樹上滾去，那些小樹便倒下死掉，再把樹根都掘來燒火，空地上就可以種麥了。若是雨水好，那地方種的麥，收成就很好；若遇着天氣乾旱，麥給曬壞，農人的心力便白費了。現在已有人提議，要在那地方和相類的地方掘河道，可以用人力去灌溉。倘若河道掘成，澳洲大部分的地方，便再也不會和沙漠一般。那裏的曠野也要和美洲的鹼質曠野一般，被人力戰勝，被人利用咧。

火車走過邁利叢林，就到了巴拉來脫 *Ballarat*。巴拉來脫是金鑛的大中心點，四周的金鑛極富，而且離地面並不深。當初世界上知道這地方有這般的金鑛，各處的人都跑來開鑛，想發大財。那時從末爾波到巴拉來脫的道

路上，都是貨車，騎馬的人，和走路的人。其實那些人裏大半是不懂得開鑛的。又不知怎樣過天幕生活——若教他自己一身兼做廚工，洗衣人，又親身去做鑛工，再也辦不到。只是其中有些優分子，這些工作却學得很快；能夠自己做飯，張天幕，趕車；而且在四處尋找金鑛時，能夠忍着餓奔波。這種人非常耐苦，勇敢，所以後來在社會上成了很有價值的人。現在文明國的百姓，對於兒童過於嬌養，不肯使他們吃一些苦；差不多成了一種趨勢。若是看了澳洲金鑛區裏的人經過的生活，就知道人若能在原始時代的情形下生活，學會自己照顧自己的本領，是再好沒有的啊。

澳洲金鑛區裏的生活，雖則很粗野，却並不是毫無規律。那裏沒有私刑，不像美洲的金鑛區裏似的，可以私下槍斃人。起初那裏並沒有警察，但是那裏的人對於公衆遵守的規則，都很尊敬，不敢違犯。那些鑛工又自己輪流着做『值夜幹事』Vigilance Committees，防守盜竊。若有人被人證明犯了盜竊

的罪，或者大家都疑心他作賊，便勒令他搬出去，不許再在那地方居住。

澳洲地方有金鑛的消息，中國人得知最早，所以當時中國人跑到澳洲去的，着實不少。但是澳洲人很不歡迎中國人，金鑛區裏的人立刻發生反對中國人的暴動。結果，澳洲政府便禁止中國人成羣結隊的來到；只有人數很少，又付了很大的人丁稅，才能上岸居住。這條規則頒佈後，那番暴動才平靖下去，中國人在澳洲也受了同等的待遇。他們住在澳洲，大都靠種菜，洗衣服爲生，只有少數人在那裏經營鑛業。

澳洲人反對中國人和別種人種，是因爲他們不願意這些不能和白種人通婚姻的異種人，居住在他們的地方；希望居住在他們地方的人，一切風俗習慣，膚色，眼睛，都和他們的一樣。若到澳洲去旅行，便能知道澳洲人的性質了。澳洲社會上的觀念很正直：若是一個人的行爲和能力很有價值，大家便尊敬他，並不趨炎附勢，把財產和門第來做尊敬的標準——這種態度，是很

可稱讚的。

從巴拉來脫再走去，便是末爾波。末爾波在耶拉灣 Yarra 沿岸，海岸上都是沙石。澳洲沿海一帶的水，都是深藍色，若捲到傾斜的沙岸上，便成了白色泡波。末爾波附近的卡拉姆 Carram，阿斯本台爾 Aspendale，門同 Mentone，和西德尼附近的奈拉平 Narrabeen，曼賴 Manly，克郎紐拉 Cronulla，柯琪 Coogee，以及澳洲沿海別的一百多處地方，都是風景很好的海岸。逢着放假的日子，男子，女子，兒童都到海濱去游泳——足有千百人的光景。游泳的時候，若不是游得很遠，觸着被海底的逆流，是一點沒有危險的。澳洲沿海鯊魚雖是很多，但牠們不敢游近岸旁。不過在那裏游泳的人，不敢洗澡，恐怕萬一給鯊魚吃掉；他們若要洗澡時，就到海口設就的浴場裏去。

那裏的鯊魚，實在是澳洲人最危險的仇敵，曾經發生過好幾次鯊魚傷害人的慘事。有一次新南威爾士的海岸，有兄弟兩個在那裏洗澡，那洗澡的地

方，離海岸已是很遠。那兩人裏有一個被鯊魚趕着；那一個連忙就去救，後來那隻鯊魚總算給他打跑，只是他的手臂却已經被鯊魚吃了一隻去了。平常鯊魚吃人，只消一口便可以將人的軀幹咬做兩段，那兄弟兩個還算是僥倖的。

澳洲沿海居住的兒童，非常喜歡弄水；差不多才能走路，便學會游泳了。因此，他們的皮膚都被日光曬成了銅色；若不是他們的眼睛是盎格羅薩克遜種，我們還以為他們是小阿剌伯人 Arabs呢。

末爾波的海岸還不是末爾波唯一的好玩地方。末爾波城裏却非常華麗，有好些大公園裏都種着英國出產的好樹木。有一座公園叫做費遂勞公園 Fitzroy Garden的，裏面種着的橡樹，榆樹，山毛櫸，簡直和英國公園裏的一般高大。末爾波現在是澳洲的首都，澳洲議院就是設在那裏。

全澳洲的少年，都得懂點澳洲聯邦的關係，和聯邦自治的制度。因為澳洲

的百姓存着帝國思想，以爲凡是不列顛種族的百姓——如同澳洲人，加拿大人，新西蘭人，南非洲人，在澳洲居住的英國人——都得知道帝國精神的所在。

起初澳洲才興盛起來的時候，他們覺得偌大一個大陸，只西德尼有一個議院，實在統轄不來，因就分成了幾邦；每邦有一個政府，和一種憲法。那幾邦就是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昆士蘭，南澳，西澳，和塔斯馬尼亞。但是分裂之後，立刻便發生缺點。一家裏的兒童在小的時候，大家合伙持家，大起來便各自持家；但是有時把互助的精神忘掉，就不能解決一切關於公衆利益的事情了。澳洲這幾邦和這分家的兄弟正是相像，分離了後，雖則都竭力振興澳洲，但是因爲當時分家分得太急促的緣故，將保守公衆利益的方法忘記，沒有設立——就是個大缺點。

後來過了不久，有些愛國家便起來補正這個缺點，組織各州同盟，成了現

在的澳大利亞聯邦共和國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各邦的政治仍是由各邦自己處理，不過關於全澳的大事情，却在聯邦共和國議院 Commonwealth Parliament 裏處決。這議院現在在末爾波，但是我想終有一天搬到別的新建都會裏去的——那新建的都會一定是在叢林地方。有些人以為把首都搬到叢林地方，是一種謬見，其實首都若造在叢林裏，那些執政的人天天在新鮮空氣裏議事，腦筋格外清明，對於國家就很有益處。而且現在澳洲的百姓過於集中在大都會裏，若另外再設一個大都會，做人口的集中點，確是很好的。

現在我照着鐵路旅行的路徑說來，澳洲的大概情形，諸位也知道了好些。後面的幾章裏，還要說起澳洲叢林 bush，土人，鳥獸，花木，和遊戲的事情。

從末爾波出發的火車，行駛得很快，車裏的裝潢也很華麗。沿途經過的，都是很好的村鎮，那些村鎮裏的人都是種小麥，雀麥，大麥，養牛，羊，製牛酪爲生。

——很是富足。火車到了阿爾本奈 Albany，又要越過莫來河，這次越過的所在，已近牠的發源地方。越過了莫來河，就是新南威爾士境。

進了新南威爾士境，火車要經過許多英里的平原草地，那草地上有許多羣的羊在那裏吃草。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產羊地方，叫作利弗林拿 Merino。新南威爾士的西邊和北邊的一帶平原，以及這利弗林拿，都出產上好的細羊毛，可以做上等的衣料的。當初澳洲還沒振興起來的時候，世界上的羊毛只有西班牙產的最好。後來英國發明織布機，西班牙人就怕英國的毛製品改良起來；但是那時因為英國出產的羊毛比西班牙的粗，所以毛織業仍是不及西班牙。現在世界上出產的羊毛，却要算澳洲最好了。澳洲現在出產的羊毛，比較一世紀前世界各處所出產的，質料不知好多少；有幾種最好的衣料，只有澳洲的羊毛能做。

至於澳洲的羊毛何以恁地好，是完全因為澳洲人養羊很得法。當初綿羊

輸入澳洲，他們曾經幾次三番改良畜養的方法，因此羊身上的毛稠密起來，質料也好起來。到了現在，畜養動物的法子裏，要算澳洲人養羊的法子，最來得完美；這般好的羊，比較那純種的賽跑的馬還有用處。但是澳洲的羊並不是處處都好，只有在氣候很熱的平原上養的，是最好。若是把那在酷熱平原上的羊，帶到澳洲寒冷的山地裏去，牠身上的毛皮立刻就變粗糙起來，剪下來的毛也就不能像起先好了。

火車經過那些牧羊場時，坐在車裏的人可以看見那牧場都用鐵絲密網圍成好幾個小牧場。這就是因爲要使兔子走不進去。兔子在英國地方，大家當作一種很可愛的小動物。人家田地裏若有兔窟，便可以到那裏去捉兔子，拏來當好東西吃——平常英國人只恨得的兔子太少，不會嫌太多的。兒童若養着兔子，便覺得非常有趣，又可以拏去賣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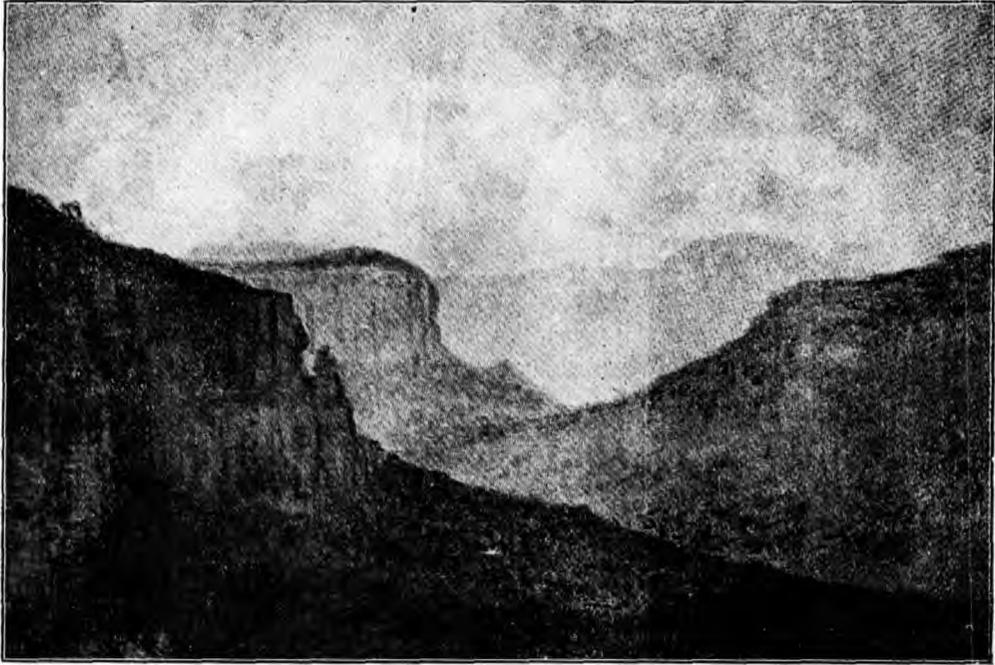
澳洲的兔子是當初英國人帶來的；他們帶兔子到澳洲來，是想使自己田

園裏的景象，和在英國本鄉一般。那知那些兔子蕃殖得非常之快，不久澳洲隨便什麼地方都有了兔子，成了全澳洲的大害。各處曾花費了好幾百萬鎊，去殺滅兔子；將來恐怕還要用去幾百萬鎊，因為現在兔子雖是被人管束起來，却還要時時刻刻的看守住牠們，不然，牠們又要猖獗的。澳洲兔子的數目增加得很快：每一頭雌兔，每年可以生八九十頭小兔。因為澳洲地方氣候不十分冷，所以生下來的小兔都不會凍死。除非糧食缺乏，他們的生命才能縮短；不過牧羊場上的草，若沒有吃盡，牠們也不會發生餓死的危險的。而且草若給牠吃盡，牠們還可以去吃草根。所以那裏的兔子簡直不會碰着天然的危險。只是那些草給兔子咬過，綿羊便不喜歡再去吃了——因此，大家越發把兔子當作一種害物。

當初澳洲的軍隊去殺滅那些兔子，就和大戰爭一般，吃的苦着實不少。軍隊開拔到剿兔的地方，和殺人放火的軍隊來到似的，好好的地方，都成了一

片焦土。軍隊未到時，有些地方是很大的牧場，有成羣的羊在着；等到軍隊來後，却成了一根草也沒有的泥地了。

起初澳洲人在各處都下了毒藥，想把所有的兔都毒死。這個法子倒很有效驗，但是有許多無辜的鳥獸，也給毒死；所以他們又覺得這法子不妥當。有人想在那兔子羣裏散佈一種病症，使得牠們互相傳染起來，死亡就很快，只是這法子沒有採用。現在他們防備兔子的法子，就是把牧場用鐵絲網圍住，而且把牧場裏的木頭，以及和木頭一樣的東西，都毀掉，使得兔子不能來藏身；又把兔子本來的巢穴掘開，放出獵狗去捉牠們。現在有些荒涼的地方，仍舊讓兔子在那裏居住；有些人到那地方設陷穿捉兔，將捉來的兔用冰醃起來，運到英國去，又把皮拿來做帽子，倒很可以賺錢。諸位到澳洲去，若將自己養的兔子也帶了去，恐怕沒有等到登岸，那兔子就要給人殺掉，他們還以為你是故意將這法律禁止的東西帶來的咧。



藍 山 天 塹

我們說了這半天關於兔子的事情，那從未爾波出發的火車，已經在這說話的當兒，從平原地方走上了藍山了；現在正望着山腳下衝去，到西德尼去咧。西德尼是新南威爾士的首邑，又是澳洲商務最盛的地方，而且是澳洲的一個大港。據我看起來，西德尼這地方，實是世界上最合宜居住兒童的去處；不過一年裏頭有兩個月，那裏的天氣非常蒸暑，却很不宜寓居的。

火車經過藍山時，坐在車裏的人能夠看見那山上有許多山峽；有的在險崖附近，有的在山坡的樹林附近，互相交錯着，四面有好些支脈。你若沿着一條山峽走去，再也走不到牠的盡頭。太古時候，沿海山上還有一條特別的山峽；後來那山忽然沉低下去，那條山峽便比海面還低。因此，太平洋裏的水灌到山峽裏來，就成了現在的西德尼海口 Sydney Harbor —— 那沉低下去的山，便是現在的西德尼。若坐船到西德尼去，便見那海口兩旁有很高的崖，和兩扇門似的。進了海口，望左轉去，見藍色的海水上面，都是很高的山岩。

那山岩上，就是西德尼。海口四面都有路可通；若望鐵灣 Iron Cove 航行去，過了兩英里便是來區哈脫鄉 Leichhardt；沿着帕拉馬達河（這其實不是河，只是一條灌滿海水的山峽罷了）航行十英里，便是種橘樹的鄉村；沿着狹灣 Lane Cove 穿過有樹林的山地，便到了一個種水果的地方；若再另外向一方航行，沿着中港 Middle Harbor 走幾十英里，却是北港 North Harbor ——從北港還可以航行上去。西德尼海口離西德尼可以說是很近了，向四面走去不多路，又能到了風景很好的鄉村；但是那海口地方的彎曲非常之多，趁着船走一二點鐘，還可以到極荒涼，極天然的好去處咧。那岩石的海岸上，山洞很多，若在那裏過天幕生活，是非常舒服的，因為那裏的氣候是非常乾燥。每年無論那一季，山林裏都開滿了野花。而且那些地方，都有魚類；有許多地方還有牡蠣；有少數地方還有兔子、野兔，可以獵取。諸位想想：西德尼這座大城，四周隨便什麼都有，還不像是兒童們的天堂麼？

現在我們且丟開西德尼，說到布里斯本去罷。從西德尼到布里斯本，要經過克林開獵場 Kurringai Chase；那獵場在新南威爾士，又名國立公園 National Park。過了獵場，便沿着那土地肥美的郝克斯堡 Hawkesbury 和獵人 Hunter 山谷走去——這兩個地方都出產玉蜀黍，零陵香草類，橘子，甜瓜；居民大都有六英尺以上的身材。經過了這兩個山谷，又走上新英國山 New England Mountains，穿過那裏的一個鄉村——那地方很高，氣候有點和英國相像，所以取了這個山名。過了新英國山的鄉村，便到了昆士蘭，沿着昆士蘭的達林廣地 Darling Down 走去，所看見的都是麥田，牛乳棚，牧羊場。過了昆士蘭，就到了布里斯本了。布里斯本是昆士蘭北州 Northern State of Queensland 的首邑，市面很繁盛，氣候和半熱帶地方一般。在那裏若拏一個便士買波羅蜜，便可以買得一個很好的，可以算得便宜了。

諸位聽了這半天，澳洲現在的情形，已經知道不少了。現在我們再向着別

的路徑說去。諸位若從加拿大趁船到澳洲，第一個到的地方就是布里斯本。到了布里斯本，雇了一隻『英國的印度』“British India”船，沿着昆士蘭的北岸行去，沿途便能看見那陸地上奇奇怪怪的熱帶植物，製糖場，香蕉和咖啡的園地，和製肉的工場——大牧牛場上來的牛肉，牛乳，都得經這工場做過，才輸運到外國去。

至於澳洲熱帶地方的情形，若要細細說起來，真要做一本大書才行。但是那種地方雖不能和澳洲現在的好地方一般，將來却可以成爲澳洲的好地方。我們現在且將那地方的森林和肥沃的平原說一下罷。那些平原上野牛很多，平原上的河流裏，還有鱷魚。那鱷魚非常狡猾，時常藏在近水面的地方，看去好像一枝半沉在水裏的木頭一般；倘若馬，或者狐狸，或者人，把牠認作木頭，沒有提防，逕自到了水裏，可就吃他衝過來，捉住果腹了。

若沿着澳洲南岸，向南菲洲航行去，第一個到的地方便是哈巴特 Hobart；

登了岸後，那塔斯馬尼亞島的風景就給你看見了。塔斯馬尼亞的蘋果園和蛇藤園很多，彷彿是康脫州 Kent 裏最好的地方似的。諸位已經知道許多澳洲的情形，和許多澳洲的實業和歷史了；再待我將澳洲的野人，鳥獸，遊戲，等等的事情，說給諸位聽罷。

## 第二章 澳大利亞的土人

一種墮落的人種；他們奇怪的兵器——帕普愛住在樹頂的人——狡詐的治病神巫。

澳洲的土人，數目很少。澳洲和世界文化隔絕了這麼許多年，所有的土地現在雖則能靠人力出產出許多東西；但是因爲那裏有種種不良的情形，所以仍要算世界上一處瘠瘠的地方。那地方不能天然生產穀類；什麼小麥啊，雀麥啊，大麥啊，玉蜀黍啊；一概沒有。照實際上說起來，那地方除掉出產些漿果，一兩種堅果——堅果的外殼，從前人掣來吃——以外，簡直沒有可吃的

出產物。甚至可吃的植物根，如同馬鈴薯，蘿蔔類，從前也沒有。澳洲本來有的動物，也很少；其中能夠吃的算袋鼠和澳洲熊是大宗。鳥類是那裏鄉下人時常吃的東西；那些鳥的肉很不好吃，只是羽毛倒很美麗的。而且因為那些海岸線隨便到了那一個大灣，都不中斷（諸位且參看地圖），所以從前澳洲的漁場也非常少；凸出的海岸也比較別的大陸少；河流也是很少。

那些土人居住的地方，因為出產的糧食極少，所以他們的人數很少，境遇也很不好。人的日子過得太舒服，沒有了向上的心，固然是不好；但是人若居住在種種情形不好的地方，也是不好的——因為處在這樣的環境裏，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向上，使得自己的文化和別處地方的人一樣進步了。熱帶地方的人和近兩極地方的人，所處的環境雖是絕然不同，但是他們落後的主因，却恰是一樣。這一個尋覓什物太容易，那一個尋覓什物太艱難。只有溫帶地方的人，環境恰是適中，所以容易興盛，能夠創造很光明的文化。

說到澳洲的氣候，不熱也不冷，那裏的土人倒不能怪氣候不好的。但是那裏天然界別的種種情形，和拉帕蘭 Lapland 差不多，所以他們這種不開化的人簡直不能得到什麼利益。當初柯克船長 Captain Cook 在鮑頓 奈灣 Botany Bay 上岸時，全澳的上人恐怕還不到五十萬。要使白種人不到澳洲來，那些黑種人再也不會發達起來。因為他們已經過了不知多少世紀，並不見一點進步，說不定再過幾百世紀，仍是不會有什麼進步的。老實說一句，他們和中國人，印度人，祕魯人，墨西哥人，差得遠了。從來不會自己創造過一種文化——就是在白種人未來澳洲以前的近幾年，他們也不會有能創造文化的表示，左右不過是昏昏噩噩罷了。世界上若有一處地方，白種人能夠佔據過來着意振興的，黑種人却就不能——澳大利亞便是一個例。

當初白種人才到澳洲來時，待遇黑種人非常不好。這個我們真替白種人抱愧。那最先到澳洲來的殖民，雖則已經很文明，但不知道用公道去待遇那

程度較低的人。那些殖民的官長，向來是很和善的；只是殖民裏良莠不齊，那壞的就不免和那些土人因事爭鬪。等到怨仇愈結愈深，可就互相報仇起來了。後來白種人占了上風，有些地方的黑種人，就給他們掃光。

塔斯馬尼亞島住的黑種人，身體異常結實。殖民初來的時候，因為待他們很殘忍，他們便都恨白種人刺骨，有的逃到叢林地地方去。後來兩方面愈弄愈糟，殖民政府就想設法把塔斯馬尼亞所有的土人都捉住，將他們放在塔斯馬半島 Tasman Peninsula 裏一個特設的地方。那地方就作為黑人在澳洲專有的地方，白種人不能到那裏去。於是招募了一些白種人，下了一個大圍，如像打獵一般，後來鬧了幾個星期，把圍漸漸合到塔斯馬半島去。這當兒，只有一個黑種婦人給白種人捉了過來，別的事都沒了。塔斯馬尼亞的面積，約莫有蘇格蘭般大。天然的景色，也和蘇格蘭相似。圍內的地方，所住的殖民還不到二千人。他們起初想把全體的黑人都驅逐出去，但是黑人很熟悉叢

林裏的路徑，那裏能夠給他們趕走！

殖民在塔斯馬尼亞見趕不走黑人，便又放出從前的手段來。因此，白種人和黑種人時常爭鬪，黑種人便一天少似一天。到了現在，塔斯馬尼亞一個黑種人也沒有了；就是那最末了一個黑人，叫作屈拉格尼尼的，也在二三十年前死了。

至於澳洲大陸上，却還有許多黑人；住在北部幾處的黑種人，而且時常和白種人往來。澳洲的政府以爲黑人應該受良好的待遇，所以各邦都設有黑人居住的特別區。只是現在澳洲中部還有虐待黑人的事發生，好在澳洲政府很嚴厲，肇事的人總要受罰的。有幾邦裏還設着一個官員，叫作『土番保護者』，專是保護那些可憐的黑人，不吃別人的虧；黑人自己若有什麼不得意的事發生，那官員也替他們想法幫助。現在算起來，北部各邦裏的黑人，最利害的敵人，只有那些坐船來採珠的亞細亞人；那些人偷偷的上了岸，便把

鴉片和酒供給黑人們吃喝。好得聯邦共和國的海軍已在組織，就可以巡防澳洲的北岸，禁止亞細亞人上來毒害黑人了。

聯邦共和國在一九〇七年，曾有土番的統計報告，上面寫着：

「昆士蘭，南澳，和西澳一帶的土人，還有許多非常野蠻；可見平常關於土人情形的一切報告，竟是和猜想的說話一般，並不符實。從前有些熱心的人，有因爲自己的職務所在，有因爲自己的好奇心，曾幾次三番費了許多力氣，去偵探那些土人的風俗，習慣，語言；所以現在我們對於土人的風俗，習慣，語言，能夠知道不少。但是他們的人口究竟有多少，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嚴格調查，編入各邦的戶口冊裏去。現在登記下來的土人，只不過是那些在白種人家裏幫傭的，和那些住在白種人附近的罷了。因此，澳洲現在一共有多少土人，各人所猜的數目都不相同；普通一般人以爲現在澳洲土人一共有十五萬——只有這個數目還相近。但是大家正在建議，要去實地調查全澳土人

的戶口了。將來到了一九一一年，編造第一次的聯邦共和國戶口冊時，便可以一塊兒編入。』

澳洲的土人可以說是原始時代的人。他們也沒有什麼建築術，不過在冬天或者雨天，造一種東西避避風，叫作什麼『米米』。他們也沒有鋼的或者別的金屬的兵器。他們平常用的矛，頂端是魚齒，獸骨，和不甚尖銳的火石。他們從來不知道用弓箭，但是有一種很奇怪的擲桿，可以擲得很遠。總計他們所有的兵器就是簡陋的矛，擲桿，棍棒，那棍棒土人叫作『奈拉』，或叫作『滑白』，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原有的名辭——因為他們時常把白種人的俚語，應用到他們自己的語言上去的。他們還有一種兵器，叫作『包木浪』 Bomerrang，是一種彎曲的擲器，擲出去時若不中的，就仍彎回來，到了擲的人的腳下，不會失落掉的。那『包木浪』的製造，和物體擲出時的彎度的道理相合；澳洲土人在人類裏雖是落後，但是能造出這般的兵器，可見他們有些地方也很機

巧。

澳洲的土人也分着好些部落；當糧食充足的時候，那些部落便要廝殺起來，當作開心的事。但是他們戰爭應用的東西不完備，所以並不打得怎樣利害。打的時候，很難得流血，只不過叫罵，跳躍罷了。部落裏有些勇敢的人，在未開仗時，還要先把紅色，黃色，白色的泥土，將自己畫得奇形怪狀。等到開仗的時候，便各自大跳大罵；若將敵人嚇退，戰爭便算完結了。但是有時候兩方面真個決裂，可就舞起棍棒，擲起長矛來了。誰若被矛打着，那傷口就和鋸齒一般，因為矛的頂端半碼長光景，是用骨頭和魚齒做成的。只是那些黑人的肉性很好：歐洲人受了能致死的創傷，黑人受了只用糊泥塗在上面，過了一兩星期便收口了。

澳洲土人裏個人的決鬪也時常發生，有時就是婦女鬧什麼意見，也用決鬪的方法來解決。普通決鬪的方法，是用一根奈拉，兩人交換着打擊。譬如兩

個決鬪的人站在一塊兒，這一個用奈拉打那一個的頭時，那一個就呆站在那裏讓他打；等到這一個打完了，那一個又用奈拉向這一個的頭打一下——這般交換着打法，那一方面倒下，就是那一方面輸。這種決鬪，簡直可以說是各人比賽忍耐力，並不像鬪力氣。

土人裏的婦人平常叫作『近斯』或『拉帕拉』，兒童則叫作『披肯尼耐』——『披肯尼耐』這個名辭，却並不是他們本來有的名辭。那些婦人平日受丈夫的待遇並不好，出去游行的時候，凡是她們拏得動的東西，都教她們拏着。吃飯的時候，她們成行坐在男人後頭。男人把連皮煨熟的野味拏來吃時，好的肉都吃了，剩下的才從肩膀上丟給在後面等着的女人們吃。

他們最大宗的食品就是魚。海岸上若有好的捉魚地方，或者好的蠔塘，就給那有力的部落佔據，在那裏紮起天幕來。就是到了現在，澳洲內地的河裏，還有人看見有土人做成的水閘在着，捉捕魚類。澳洲土人從來沒有吃過人，

這是他們很說得過去的地方。和他們同在太平洋裏的番人，當初差不多都是吃人的人。或者澳洲這般大的地方，土番很少，所以他們不會吃人，也或者這些澳洲土番腦筋裏還有點道德觀念，性質和善，並不怎樣殘忍，所以不吃人。

澳洲土番的宗教觀念，非常古舊。他們極相信邪神惡鬼；常常舉行各種禮儀上的跳舞，和各種巫術，驅逐邪魔。他們以爲世界上的神鬼，沒有一個好的。自從和白種人往來以後，又以爲將來的變遷，就是：『黑人衰，白人興。』這種觀念自然是很中肯。但是當初他們何以能有這種觀念，却不得而知。美洲的紅種印第安人，對於將來的快樂情形，能夠預先下正確的想像。澳洲的土番却好像不能用這般樂觀的希望心，去激勵自己。

英國現在有許多書，敘述澳洲土人的故事，但是那些故事雖說是從土人那裏傳過來的，在我看起來其中大半有點和白種人的故事相像。如同白洋

Bunyan、做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書上所說的約略和澳洲的情形相像。這句話或者不對，但是我以為那些從土人那裏傳過來的故事，其中大半一定不是那些土人原有的思想所造成的，却是他們摹仿白種人成的故事。因為澳洲土人的生活很壞，他們謀生還來不及，一定沒有什麼功夫去創造思想的。他們常日只忙着在天幕外邊燒火，煨袋鼠，有時舉行點簡陋的禮樂而已。

現在澳洲的黑人總算沾染了點文明。他們也學着穿衣服，只是不知道更換，也不知道時常洗洗，而且不喜歡成日成夜的穿着。他們看見了歐洲上流人戴的絲質高帽子，非常尊敬；若將一頂舊的絲質高帽子給他戴，便再也不肯脫下來。那些黑人而且學抽煙喝酒學得很快，他們若和中國人往來，就學起抽鴉片煙了。可惜他們總是安於懶惰，只是有一點好處，就是沒有怎樣沾染文明的惡習。他們的身體細長，筋肉很發達，鬚和髮的顏色漆黑，額很闊，形

狀很是奇特——看他們全身的形狀，倒也不怎樣醜陋。他們在白種人家裏幫傭，都很盡力，不過日裏做事很起勁，一到夜晚可就沒精神了。他們平常騎馬騎得很好；澳洲著名騎馬的人，其中有幾個就是黑人。

現在英國人還竭力勸導那些黑人進耶穌教。倘若黑種人能夠不受白種人裏壞分子的蹂躪，他們的日子就會過得舒服起來。他們自身又沒什麼大惡點，不過智慧差些，馴服却很容易的。在教會學堂裏就學的黑種兒童，有時成績並不壞。不過其中也有許多受了幾年文明教育，忽然又恢復野性，仍跑到叢林裏去，和那游牧的種族打仗的。

澳洲的黑種人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還不敢樂觀。這個種族看起來一定要滅亡了。若要延長他們的生命，除非去激勵他們；但是他們終究不能成爲一種民族，去發展他們固有的土地的。

另外還有一種土番，和上面說的很不相同，叫作帕普愛人 Papan，現在

已是歸澳洲聯邦共和國管轄。帕普愛 Papua 地方從前叫作新及尼埃 New Guinea，離澳洲北部海岸只有幾英里，這地方的種族和包來尼西亞人 Polynesian 同種，像佛及 Fiji 和塔哈他 Tahiti 的土人。

帕普愛完全和熱帶地方相像，什麼香蕉，芋薯，西米，椰子，都有得出產。所以那裏土人的食物很充足，比較澳洲土人開化得多。但是因為他們的食物太容易得，進化又不免遲慢了。從前有個哲者說過，『香蕉出產的地方就不能創造文化。』他的意思以為香蕉不用人培植，便能結果，人住在這有香蕉生長的地方，就要懶惰，再也不會受戟刺，希望向上了。凡要成一個傑出的人物，必須要去做事情。

帕普愛人因為用不着勞力，便把一種獵人頭的戰鬪當作全體娛樂事情。那些部落時常互相侵襲地方，亂打一陣。打贏的人便把那打敗的人的身體吃了，將腦袋帶了回去，算是打贏的紀念品。部落裏的頭目看他們屋子裏

掛的骷髏多少，就斷定那人有多大的本領。

自從不列顛人到帕普愛來後，獵人頭的戰鬪和吃人的風俗就給禁止。但是不列顛人無論如何總不能使帕普愛人發生喜歡工作的心思。因此，那些帕普愛土人的生活狀況，不大舒服。他們從前唯一的遊戲——獵人頭的戰鬪——已經不能舉行，又因和白種人往來感覺着許多不便，益發疏懶起來，發生了許多新的疾病。現在有許多教會團體，正在勸導他們進耶穌教，倒還有點成效。

帕普愛人也造房屋和寺院。他們那樹上的房屋很來得奇特，都是造在很高的椶櫚樹頂上的平臺上面。或者當初他們造這樹上的屋子，爲的是躲避敵人的。人若到那樹頂的屋子去，就從一條繩梯上爬上去，到了屋子裏，再把繩梯拽上，便平安無事，一點不用擔驚了；因爲那椶櫚樹的枝幹都是很長很滑，一點沒有小枝，別人不能徒手爬上去的。帕普愛人又知道在潮溼的地方，把屋

造在樹頂，益處很大；你若到沿海一帶去，便知那裏全個村莊的房屋都是在樹頂上。

希臘歷史家希勞杜塔斯 Herodotus 書上說，古時埃及有些地方的人，常常睡在高塔上面，躲避蚊子，免得被蚊子把瘡疾傳染過來。帕普愛人把屋造在樹頂，好像也有同等的觀念。

帕普愛人有一樁很不好的事，便是巫術。差不多各個村莊裏都有種狡詐的人，假說自己是神巫，能夠施展法術，害那些和他反對的人。這種人政府的命官和宣教師碰着了，也要讓他三分。至於那些可憐的帕普愛人，簡直無日不受神巫的苦惱。那神巫能夠任意傷害那人，和那人的豬，糧食，家人。神巫普通都是老人。他並不穿戴什麼特別衣飾，也不當衆念什麼咒。但是他專是暗示和恫嚇人家，讓人家自己去猜，等到大家都猜到他有法術，便都害怕他，一味聽從他的話了。至於他的手段，無非是勒索，罰假誓，爭鬧，謀殺，和種種不正

當的方法。帕普愛人無論是受過教育的以及沒受過教育的，沒有個不怕他。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死亡，瘟疫，饑荒，等等事情是由於天然界的關係；就是發生什麼很小的不幸事情，也說是神巫的法術弄成的。無論那一個帕普愛人，若被神巫惡很看了一眼，就要漸漸衰弱下去，弄到後來便死掉了；其實他一點沒受神巫什麼法術，不過是心理作用罷了。又因為歐洲人住在帕普愛很容易害瘧疾，那神巫便和那些土人說，自己的法術連歐洲人身上也能施上去。

有一個英國的紳士，從前做過駐守在帕普愛的長官，和人說起一樁很有趣的故事，敘述一個治病的神巫怎樣受了相當的處分。他說：「有一個村莊裏的巡官是我的相識，那人因為被一個本村很有名的神巫纏得了不得——而且那神巫又曾危害過他的朋友，親戚——就下了個決心，用一根籐繩把那神巫捆了起來，乘夜把他攢到二十英尺深的水裏。當攢下去的時候，那

巡官嘴裏說道，「倘若這人真是神巫，跌在水裏一點不會傷着。倘若他不是神巫——那末，這就算是他的處分！」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巡官跑到水邊，將縛神巫的繩子拽起，只見那神巫竟未施展法術，已是死了。後來那巡官受了上官的處分，罰作十二個月苦工。那巡官殺了這個神巫，實在替地方上辦了一樁好事，所以他的處分雖是很輕微，倒也很公平的。」

帕普愛人將來的情形，比較澳洲土番有希望。倘若英國人能想出好方法，勸導他們工作，他們民族的精神還不至於失掉。

#### 第四章 澳大利亞的鳥獸

袋鼠——無尾有袋獸——猛狗蟻——奇怪而有趣的鳥兒——笑鳥——狡猾的老鴉和鸚鵡。

澳洲有許多極奇怪的鳥獸，花木。這是因為澳洲是個很古的大陸，和別的大陸分離已經有不少年代，所以還有這世界上別的地方已經沒有的動植

物。從前羅馬還未興起時的動物，埃及文明未發達時的動物，以及我們現在從化石裏考察出來，不知多少年前的動物：現在澳洲都有。澳洲那些動物，還是和古時的巨象，飛行的大鰐，以及博物院裏別種古時的生物同時代的。澳洲這地方就只拏牠的動物說起來，就可以說是一座博物院，而且裏面的古動物都是活生生的，並不是骨骼架子。

澳洲的袋鼠可以當作那些動物的代表。澳洲鬩蟋蟀的人若勝了英國鬩蟋蟀的人，那澳洲鬩蟋蟀的人便畫了一張滑稽畫，上面畫着一個垂頭喪氣的獅子，旁邊就是一個洋洋得意的袋鼠。澳洲所有的動物差不多都和袋鼠一般，是有袋的；生下兒子來就把兒子放在袋裏，等到他們長大會走，才放下來。那袋鼠的前腿很小，後腿和尾巴却很有力氣，走路時一跳一跳的，全靠後腿和尾巴用力。和袋鼠同類的動物很多：小的有小袋鼠，約莫和英國的水老鼠般大，大的有紅袋鼠，約莫有六英尺多高，重量和乳牛差不多。平常袋鼠並

不傷人，但是牠的後腿若踢了人一下，却很利害，狗或者人追得牠沒處逃避時，牠就要施展這本領自衛了。狗到了袋鼠跟前，袋鼠先用前腿抓住牠，然後把牠浸到水裏，或者把牠撕死。有時人到了袋鼠跟前，冷不防也要給袋鼠傷掉性命。

袋鼠這種自衛的方法，後來被馬戲園的主人賞識，便把牠捉去放在馬戲園作一種點綴品；那時馬戲園和音樂院差不多都有會打拳的袋鼠。他們把那馴服的袋鼠的前足，用打拳的手套戴着，那養牠的人輕輕打牠一下，牠便會學着拳教師打拳，舞動前腿招架打出。我有一次曾和一隻袋鼠打拳，那隻袋鼠的拳術很是精熟，我的拳很難打到牠的身上，牠回來的拳却是很有門路。

袋鼠到底有多少種類，諸位一定很想知道。袋鼠裏有一種小的，形狀很小；有一種飛行的屬於松鼠類，也是有袋，居住在樹上，很難得看見；此外還有三

種，一種叫作『滑拉排』Wallaby，一種叫作『滑刺羅』Wallaroo，一種叫作『帕台買弄』Paddy-melon。除掉這幾種以外，就是那最大又最佳的灰色和紅色袋鼠了。

我在前面曾說過，袋鼠的肉是不好吃的。牠那肉味又粗又腥，和馬肉差不多。不過若把牠的肉切得極細，加上一半重量的肥豬肉，燒起來吃倒還可口。若將牠那尾巴上的肉做湯，味道却很好。牠的皮可以煉成很軟的熟皮，拏來做靴鞋是很好的。還有牠的毛拏來做大衣，也是很好。

澳洲住在樹上的動物，最多的要算鼯鼠（這鼯鼠並不是真的鼯鼠，不過有點和美洲的鼯鼠相像，所以有這名稱），無尾有袋獸，和澳洲熊。那澳洲熊是一種小動物，一點不像熊，不知牠何以會有了這『熊』的名稱的。牠的形狀不過和一隻極肥大的貓般大，渾身的毛很軟很厚，眼睛內陷，面貌和貓頭鷹很像。

無尾有袋獸是一種極奇怪的小動物。牠平常一點沒有損害人的地方，只不過隨便在四處奔跑，吃吃膠樹葉子而已。牠的肉歐洲人不要吃，只有那裏的土人或者逢着年荒時的人，將牠來充飢。牠的皮又是很難煉製，不容易貼平的，所以這類動物倒很可以安靜過日子，沒有人來賞識。但是牠常要自尋煩惱，又碰着那些惡戲的兒童，專是殺戮鳥獸開心，所以澳洲現在有許多地方，已快沒有了這類動物。好得澳洲政府現在下令禁止殺害這類動物，或者牠們將來仍舊會蕃生起來。那母的無尾有袋獸爬上膠樹時的情景，非常好看：當牠慢慢的爬在膠樹枝上時，牠那些兒子都伏在牠的背上，腳爪伸進牠的軀毛裏，抓得很牢。

至於那齧鼠，人家捉來，都爲的是採用牠的皮。塔斯馬尼亞和澳洲有山地，方捉來的，皮很稠密，質料很好，最值錢。販皮的商人時常把灰色齧鼠的皮染成黑色，當塔斯馬尼亞的齧鼠皮賣。所以買這齧鼠皮時，着實要注意，才不會

上當。住在叢林地方的兒童，捉齧鼠時是用圈套去捉的。牠們都住在樹上的窟窿裏，凡是牠們居住的樹，樹皮上便有牠們抓過的痕迹，兒童們見了痕迹便知那樹上有齧鼠，便在樹上打了個活圈套。等到夜裏齧鼠下來覓食，就給套住了。另外還有一種捉齧鼠的方法，就是在有月光的夜晚，用槍去打（因為這種齧鼠日裏睡覺，到夜裏才出來）。夜晚若是月光明亮，牠們坐在膠樹的枝幹上，人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槍就可以打下來。

齧鼠除掉人要捉外，還要一種奇形的蟾蛇，也是牠的對頭。那奇形的蟾蛇能夠爬樹，齧鼠的窠裏若有小齧鼠在着，他最喜歡上去作踐。人因為要牠的皮，便來捉牠，奇形的蟾蛇因為要牠的幼子，也來害牠，所以這澳洲的齧鼠現在減少得很快。

澳洲還有兩種特別的動物，待我也說給諸位聽聽。一種叫作「屋姆拔脫」(Wombat)，形狀和極大的豬相似，住在地底，掘地掘得很遠。這種動物在那有

灌田河道的地方，很能爲害，因爲牠在地下掘地，那河道的岸便不牢固起來，容易坍塌。還有一種叫作『達剛』Dugong，居住在澳洲北海岸，是一種海裏的哺乳動物。有人說，我們平常說的人魚就是這達剛。因爲牠伸出水面時，形狀有幾分像婦人。

除掉上面兩種特別動物外，還有種叫作『彭葉帕』Bunyip；不過這種動物是澳洲人平常傳說的動物，不知道真個有沒有。據他們說這動物的形狀很大——有牛這般大——而且非常兇猛；居住在湖裏和沼澤地方。但是平日言語可靠的人，從來不曾說見過這種動物。那些黑人却異常相信，說有這種動物；白種人的小兒便也跟着他們，將彭葉帕的故事說得天花亂墜。或者澳洲從前是有這種動物，但是現在何以一點找不出牠的遺跡呢？——終是個疑問。

塔斯馬尼亞島現在却實在還有兩種很兇猛，食肉の有袋動物，一種叫作

塔斯馬尼亞虎，一種叫作塔斯馬尼亞魔鬼——只是這兩種動物很難得看見。那老虎的形狀差不多有彭格爾 *Perangul* 的雌虎般大，近尾巴的地方有幾條紋，所以把牠叫作虎。這種虎若混到羊羣裏去，就要大大撒野，殺死不少羊了。從前那裏的人曾懸過賞：誰若捉到一頭這種老虎，便可以得一百鎊。後來塔斯馬尼亞殖民地漸漸興盛起來，這老虎便也漸漸稀少，近幾年來不曾聽人說看見這種老虎。那塔斯馬尼亞魔鬼也是一種有袋動物，有點和野貓同類，形狀也和野貓差不多大。這動物非常兇猛，時常從樹枝上縱下來捉人。但是現在也日漸稀少，難得看見了。

這兩種兇猛動物，只有塔斯馬尼亞島有，澳洲却沒有：可見塔斯馬尼亞島和澳洲大陸分離，不知有多少年了。

澳洲的毒蛇很多，所以住在叢林地方的兒童，把手伸進兔窟，和赤着腳走路，都得十分當心。但是那裏的毒蛇也並不是極危險的東西。也有人在澳洲

住了一世，從來沒有看見一條蛇的；不過有些鄉村地方，房屋四周都要用鐵絲籬圍住，兒童在園庭裏遊玩，才不至遭毒蛇的害。澳洲最毒的蛇：第一種是『致命蛇』，虧得牠行走却很遲慢；第二種是『老虎蛇』，性情很兇，和別的蛇不同，人若傷了牠，或者惱了牠，便要追住人，不肯放鬆；第三種是『黑蛇』，腹朱紅色，形狀很好看；第四種是『鞭蛇』，形狀細長，很容易被人看作一段竿子，兒童們時常要認錯將牠拾起來的。這幾種蛇雖是很毒，却總比不上印度叢林裏的毒蛇那般毒；據他們說，澳洲的毒蛇咬人，若隔着一層布，便不會致命。所以最危險的事，就是赤着腳在叢林裏走，和把手伸進洞裏去——若被蛇咬着，就沒法醫救了。

澳洲還有幾種無毒的蛇，有的形狀很好看：如同『綠樹蛇』、『地氈蛇』（這是一種蟒蛇）等等。地氈蛇人家時常留在屋子裏，或者倉屋裏，讓牠殺滅老鼠和別的可厭的小動物。

還有蟾蛇的種類，澳洲也是很多；其中最多的一種就是『奇形的蟾蛇』。這奇形的蟾蛇，很惹人厭：專是吃腐爛的臭肉，鳥和鳥卵，以及各種生物的幼子。等到長得很大，就成了個大害物，人若逼住牠，便要咬人——我曾經見過一個大的，足足有九英尺長，有小狗這般粗。這蟾蛇雖不算毒，但是被牠咬着的地方，也要潰膿。另外還有兩種——一種叫作『猶太蟾蛇』，一種叫作『惡魔蟾蛇』——居住在澳洲樹林裏，形狀非常兇惡，但是性情却一點不兇惡，並不害人。

蜘蛛在澳洲也是很多；不過據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種微黑色的蜘蛛，背上一粒紅點的，是有害的。還有些大的蜘蛛，時常到人家屋子裏來，其中有幾種略有點毒，人家便將牠們都叫作毒蜘蛛。其實那些大蜘蛛，一點也不危險。我從前認識一個人，那人時常把這種大的毒蜘蛛藏在蚊帳裏，讓牠吃那跑進帳裏來的蚊子。澳洲這種毒蜘蛛，雖是實在沒有毒，但形狀却很可怕，翅膀

若拍在人的面上，人免不了吃驚。

說到澳洲的蟻，也是很多。其中有一種性情特別兇惡的，叫作『猛狗蟻』。你若用棒想軋死牠，牠立刻便跳起來咬你，並不逃避。這種蟻和蜂一般，雌的都不作事；誰若到鄉村去野游，不曾提防就要給那雌的咬着；而且牠的嘴鉗紅色，非常利害，咬着的地方就要裂開來的。我曾聽人說過：澳洲虧得是個大島，不然，牠四周都是海，那些猛狗蟻若都咬起人來，那裏的人可就要死掉不少了。住在澳洲的人，出去野游的時候，若找那沒有蟻窠的地方紮天幕，不會被那惡作劇的蟻來掃興，那人就算得是很乖巧的人了。

這種猛狗蟻好像很不願意澳洲人有什麼娛樂，專愛掃他們的清興。但是牠有一樁事情，却是幫助澳洲人娛樂的。原來澳洲乾燥的地方很難找個好草地，作網球場，只有那有蟻窠的地方，却是個打網球的好去處——因為那種地方都給蟻收拾得很光潔的。

除掉猛狗蟻以外，還有種『白蟻』，澳洲大半地方都有，很能爲害。這種白蟻的大本營都在地下，從那大本營裏發出許多尋糧食的軍隊，到鄰近地方吃各種木材。所以在澳洲造屋，必先要想法使蟻不能來侵蝕木材。若不是這般，那屋的托梁、地板，甚至屋裏的器具，都要給蟻咬壞；到了後來，屋裏凡是木做的東西，便都坍倒。而且那蟻咬木頭做的東西也很古怪，是從裏面咬出來的；有些木頭的東西裏面已經給蟻咬空，外面却仍完好，所以不等牠咬出來，人家還不知道那東西已經給蟻吃了。現在那裏人造屋的地基上，都先用水門汀或者地瀝青塗過，並且不使木做的柱子着在地上，免得蟻從柱上蛀上來。這種蟻不能蛀磚石，所以這種方法倒很能預防牠們的。

澳洲北部地方，各處都有白蟻做成的土壘；那土壘的狹長而高，兩端差不多都是正向着南北。看了這白蟻造的土壘，便可以知道南北，所以有人叫這種土壘作『子午白蟻』(“Meridian termite”)。

至於澳洲的蜂，除掉那些歐洲養蜂家傳入的以外，本來也有一種野蜂，那裏土人尋覓蜂巢的方法，很來得巧妙。他們在花朶上捉住了一個蜂，便用一段白毛茸着在牠的身上，然後讓牠飛走，看住牠飛的方向走去，便可以找到了牠的巢穴——牠的巢穴大都是在樹上的空洞裏。尋着了巢穴之後，他們便把洞口堵住，用煙燻進去；等那些蜂都被燻死，他們就將所有的死蜂、蜂蜜、蜂房，都拏了去。

澳洲的鳥兒很多，而且形狀很美觀。有一種「天堂鳥」很著名，帕普愛和沿澳洲北岸別的島裏都有，不過形狀各處略有點不同。這種鳥的羽毛很美麗，有的是銀色，有的是櫻黃色；歐洲婦女都喜歡用牠的羽毛裝飾在帽子上，恐怕有滅種之憂，所以現在澳洲政府已經設法保護，不許殘害這種小鳥了。

還有那樹林裏，有許多極美麗的鸚鵡。那些鸚鵡的名稱，形狀，一時也數說不盡。其中有一種最小的，叫作「愛鳥」，尾巴長，身體約莫有麻雀大。我在英國

曾看見走江湖的算命人將這種小鸚鵡帶在身邊，教牠用嘴啄出紙牌，那紙牌上寫的就是人的休咎。還有其中一種最大的，和雞鴨差不多大，身上羽毛的顏色和虹一般。此外還有兩種，待我也來說說：一種是白的，頭上黃色；一種是黑的，翅膀反面的毛紅色。那黑色的若成羣飛在天空，牠們翅膀底下發出紅光，看去和晚霞一般。

那黑白兩種鸚鵡，很能殘害成熟的五穀，尤其喜歡作踐熟透的玉蜀黍，所以農人會和牠們宣戰過。但是這鳥兒非常狡猾，對敵時調度很有方。牠們若成羣到農人種玉蜀黍的地裏去，其中有一個爲頭的便在四面巡哨；而且那爲頭的還和大將一般，另外還派遣哨兵守在高樹上，偵察各方的動靜。其餘那些鸚鵡，便在玉蜀黍叢裏，風捲殘雲似的咬嚼。倘若農人或者他的兒子想走過來用槍打，那做哨兵的鸚鵡便忙下了警告，那些鸚鵡便一窩蜂飛到高处去了。等到沒有了危險，他們又下來飽餐。

還有種老鴉，比這鸚鵡還要狡猾。那老鴉是一種肉食の猛禽，可以算得世界上最討人厭的鳥兒。住在澳洲叢林地方的人，有時奔波了一日，才能殺掉一隻老鴉。他們要殺這老鴉，是因為當綿羊幼小的時候，或者逢着大旱，綿羊身體衰弱的時候，這老鴉便要來將綿羊的眼睛啄去。而且有時人在叢林裏迷路，渴得筋疲力倦，這老鴉也會來啄眼睛；所以有時迷路的人給人發見，雖是沒有斷氣，眼睛却沒有了。

因為這老鴉如此兇惡，所以人和牠不兩立。但是牠狡猾到十二分，人有時也奈何牠不得。人若帶了槍，牠就知道，連忙避得遠遠的，使槍打不到牠；人若沒有帶槍，就是走近牠的身旁，牠也不怕。在同一地方捉老鴉，若用一種方法去捉，一定捉不到許多，因為牠們早就經驗出什麼是危險的事。而且用極巧妙的方法去毒牠們，也很難成功。

那些住在叢林地方的人，時常說起這種老鴉怎樣怎樣的狡猾。據他們說，

有一個人的小雞被老鴉劫去不少，那人便預備了一樣毒餌，想要毒死老鴉。後來他看見老鴉來了，並不吃那毒餌，却把那毒餌放在他的愛狗面前，那狗就將毒餌吃了；他後來費了好些力氣，那狗才沒有毒死。另外還有樁故事：說一個人帶了一枝槍，想走近老鴉些，用槍能打得到牠，因躺在一株樹下，假裝死人。後來老鴉真個到他近旁來了，在他四周不住的跳着，似乎誘他動起來，看看是不是真死。過了一回，牠見那人不動，還不敢相信，又飛到那人頭上的一枝樹幹上，拋下一段小樹枝到他面上來！這當兒那人再也忍不住了，便立刻掣出槍來，向那老鴉打去。

叢林地方人說的這一類故事，描摹老鴉的乖巧或者有些過分；但是那老鴉性情凶暴，腦筋靈敏，却是顯然無疑的。澳洲大半地方，誰若掣了一隻死老鴉到警察局裏去，便可以得一筆賞金。只是這種老鴉雖接續不斷的經人捕捉，躲避的方法却很多，巢窠很難得給人找到——只此可見牠防備人攻擊

的方法，確是巧妙極了。

現在再說一種討人愛些的羽族。澳洲的鳥類裏最特別的一種，要算『笑鳥』Kookaburra了。（這笑鳥的形狀，我曾託澳洲一位很聰明的美術家，曼林德賽先生畫了一張——那位先生是黑白種人。）這鳥的形狀約莫有貓頭鷹般大，渾身灰斑色。牠叫起來的聲音好像笑聲似的，而且似乎是一半譏笑，一半歡笑；將要叫的時候，眼睛還先不住地轉動，顯出侮慢的神氣。這種鳥似乎在上世界上專是自尋開心，常常大縱怪笑的聲音，把那叢林地方吵得一片聲響。那笑聲簡直有點像粗暴人的笑聲，如果不知道這種鳥的人到那地方去，那地方的人真可以哄他，說這鳥在那裏嘲笑你咧。這種鳥很能殺蛇，以及別的討人厭的小動物，所以叢林地方的人都不傷害牠的。可怪這鳥也似乎知道人不會傷害牠，立在籬笆上時，人若背着槍從牠面前經過，牠還要衝着人發出那不和諧的笑聲。

澳洲還有種和老鴉同類的喜鵲，渾身白色和黑色，也是受人保護的——因爲牠很喜歡吃鱗鱗，和別的害蟲。這喜鵲叫的聲音很清脆，早晨牠們若成羣叫起來，兒童便也跟着牠們唱起歌來。澳洲的兒童以爲這喜鵲的叫聲是由牠們的父母教會的，教的時候牠們若唱錯了，牠們的父母便要將牠們推下籬笆來的。諸位相信不相信這話？我是不相信的。不過這種喜鵲成羣唱起歌來，聲音非常和諧，却是實在的事情。

澳洲所有的鳥兒，若逐個說起來，就是做一大本書還不夠。現在我們再說幾種好了。有一種和鴛鳥般的鳥兒，叫作『愛苗』，身上的毛粗而長。這種鳥常要把牧羊場周圍的鐵絲籬毀壞，是一種害鳥。（有人說，愛苗毀壞鐵絲籬，是把那鐵絲籬當作食物吃；這話却靠不住。說這話的人以爲各種大鳥都能吃鐵釘，卵石，和別的堅硬東西，存在胃裏幫助消化食物，便以爲這種鳥也是這般；其實牠不會的。）澳洲人因爲牠喜歡毀鐵絲籬，便竭力殺害牠，所以現在

減少得很快——塔斯馬尼亞島竟完全沒有。又因爲這鳥下的卵顏色深綠，很是美觀，人家都爭着拏來作裝飾品；牠平面上的巢（這鳥不能飛，也不能爬樹，所以巢都做在平地上），若給人發見了，巢裏的卵便搶個空——這也是牠要滅種的原因。

還有一種『刷子火雞』，也是一種奇怪的鳥兒：對於傳種的事，一點不措意。孵卵的時候，並不將身體伏在卵上，却用凋殘的草木在那些卵上堆了一個堆；那些卵受了日光的溫度便自己鑽出來。

此外有一種和鶴同類的鳥，形狀很好看——渾身灰色，嘴和腿都是紅色——叫作『勃勞爾該』。這勃勞爾該很喜歡跳舞，時常成羣的在平原上舞蹈。最後一種怪鳥我要說的，就是那『亭子鳥』了。這鳥何以會叫作亭子鳥呢？因爲那雄的若要求雌的時候，便在叢林裏築起一個小亭子，亭子上裝飾了許多鮮豔的東西——什麼金屬塊咧，別的鳥兒的羽毛咧，有顏色的石頭和

花朵咧等等。牠自己又在亭子裏不住的跳着，等到雌的亭子鳥給牠誘來，兩口兒便住在一塊兒持家了。這鳥能替人發見金鑛區，因為牠有時把金塊來裝飾亭子，尋找金鑛的人見了牠拾起來的金塊，便知離牠亭子不遠一定有金鑛。

這亭子鳥結婚的時候，若要用點音樂熱鬧熱鬧，就有一種鳥來替牠作音樂隊——這種鳥就是『鈴鳥』，居住在靜寂，寒冷的山谷裏，叫起來的聲音和鈴一般，而且和東方寺院裏的禱告鐘聲，尤其相似。騎馬經過澳洲叢林地方時，常聽得遠處發出鈴聲；不知道的人聽了很是奇怪，其實就是這鈴鳥在那裏奏樂。

澳洲自然界的東西，待我再說一種。夏天時候，澳洲樹林裏都佈滿了蟬，啞着嗓子將樹林裏吵得震天價響。在這蟬盛行的夏季裏，醫生的生意非常的好。因為澳洲的兒童最喜歡把蟬放在袋裏，在學校時或者在家裏時，用手輕

輕一捺那袋，裏面的蟬便叫起來了。但是他們捉蟬要爬到樹上去，澳洲的樹偏又是很難爬上，容易跌下的，所以爬樹捉蟬的兒童，常要跌下來把手腳跌斷，就不得不去找醫生了。這種捉蟬的遊戲，很是殘忍，手腳跌斷倒是樁很好的刑罰呢。

## 第五章

### 澳大利亞的叢林地方

澳洲人家庭情形的梗概——野游時的情形——枝條樹，膠樹，外拉台花——叢林裏的天趣。

澳洲兒童逢着放假日子，格外興高采烈。澳洲人平日做事非常勤勞，但他們也知道做事不休息，精神便要頹唐，所以他們的假日很多——比英國的假日還多得多。放假的日子，那些兒童清早起來，看見天氣很好，便一片聲歡呼，整備着要到叢林裏去野游。他們歡呼的時候，心裏簡直比平日唱歌時還要快活。但是歡呼的聲音，却沒有英國兒童那般清越，因為澳洲的氣候乾燥，

他們的嗓音不免粗暴。

我現在將他們野游的經過，說給諸位聽聽；順便將澳洲叢林裏的情景和澳洲人的家庭，也告訴諸位。

譬如澳洲有一個兒童，從西德尼十英里的一個鄉村叫作華路格的，動身出去野游。那兒童叫作及姆，華路格就是他的故鄉，他和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同住在村裏一座小別墅裏，那別墅一共有九間房屋，屋的四面各有一個洋臺。夏天時候，他們一家子差不多整天在那四個洋臺上吃飯，讀書，寫字，縫紉，都是在洋臺上——有許多家庭，連睡覺也在洋臺上，小牀上掛着帳子，防禦那成千成萬的蚊子。到了早晨，日光從那毫無葉子的膠樹枝幹的隙縫裏，照到地上，喜鵲成羣的叫着，笑鳥也發出笑聲；那住在別墅裏的一家人，便都起身了。

別墅的四周，都是草地；草地上的草比英國的粗些，只是看去也很平滑，青

翠草地又種着許多花，似乎世界——所有的花都有的種着。那裏種着的玫瑰種類極多，數也數不清——據及姆的母親說起來，一共有六十五種——其中有幾種，四季都有花開，可見澳洲的氣候，實在是溫暖。此外還有『佛老克斯花』Phlox，『馬鞭草屬花』Verbenas，『鮑發提阿斯花』Bouvardias，『風呂草屬花』Pelargonium，『香葉』Geranium 等植物，和那些熱帶的植物——如同『梔子屬』Gardenia，『月下香』Tuberose，『木槿屬』Hibiscus，及『卡倫德花』Jacaranda，『木蘭花屬』Magnolia——都在一塊兒。別的時候裏，還有『水仙花』Daffodil，『松雪草』Snowdrop，『水仙屬花』Narcissus，『天竺牡丹』Dahlia，『菊花』Chrysanthemum，開放起來。總括一句話，凡是英國有的花，以及南意大利，印度，墨西哥，中國，太平洋羣島的花，及姆這個花園裏，差不多都有。

花園的外面，是一座網球場。網球場四周有高的鐵絲籬圍住，籬上有各種

葡萄纏繞着——如同『麥斯開脫』Muscat『黑琥珀』Black amber『息刺士』Shiraz和『夫人指』Lady's-Fingers，這幾種葡萄都不用搭篷遮避日光，也不用人工去溫暖。屋的另外一邊，是一座小果園，面積一英畝多些，裏面種着瓜，橘子，檸檬，日本梅，蘋果，梨，桃，杏，『番荔枝』Custard-apple（這是一種奇怪的熱帶植物，果實內部很軟，味道和甜的蛋乳糕一般），『番甘黎』Guava（這果實做成的果醬，很是可口），和楊梅，覆盆子。

果園盡頭一個角隅，是一座小牧場，馬都在那裏——除掉冬天有雨雪的夜裏，馬成日成夜在這牧場上，並不牽到馬房裏去的。

上面所說的是及姆家庭外面的環境。至於他家庭裏面，今天大家却正忙着要去野游。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在那裏做事（他家裏有二個女僕，但是澳洲人家裏，主人也親自做事，不能一味使喚僕人，所以他家裏的人都和僕人一塊兒工作——而且澳洲的僕人也很難僱得，很難待遇的。）其

中很幼的兒童，也幫着做事：教他擎着一個罐。那罐是錫做的，野游的時候帶出去，到樹林裏就可以放在小火上燒水，泡茶喝。那些大人裹了許多食物——如同冷的肉類，有的切成肉排，有的切成肉絲，到叢林裏，便可以現成燒起來吃的。除掉肉類以外，他們又帶着許多生菜，冷的果子糕，自己家裏做的餅，水果；另外又帶了些酒，預備大人們喝。還有茶是野游決不可少的東西，他們也帶着——因為沒有茶，便不成爲野游了。

這時前門已有一輛長形高馬車，由一個男僕駕着，馬車裏放着好些草料。這當兒幾個鄰人也到及姆家裏來了——出去野游的都是同一家的人，但是平常也有好幾家人合在一起出去野游的，興致可以格外高些。那些家裏的家長都騎着馬，幾個大點的兒童也騎着他們各自的小馬，並不坐在馬車裏——因為澳洲的兒童，無論男的，女的，普通都各自有匹小馬。這一羣野游的人動身的時候，都嘻嘻哈哈的笑着，又互相詢問燒水的錫罐和火柴安放

在那裏，恐怕臨時匆忙，將這兩種東西忘懷了。到叢林裏去野游的人，到了駐足的地方，若各人身邊都沒帶着火柴，可就糟了。那些黑種人用兩根樹枝磨擦起來，便能發出火星，白種人却沒這種本事的。

這羣野游的人從叢林裏的一條路走去，經過了四五英里的鄉村地方；那鄉村裏種的果樹很多，大半是桃樹，葡萄樹，橘樹。這時正交春季，桃樹上都開滿了粉紅色的花；一眼看去，樹林裏幾英里地方都是粉紅色，和那灰綠色的膠樹相映起來，煞是好看。

後來他們漸漸走到荒地上去了，地上石塊很多。荒地上膠樹仍是非常繁盛，只是樹下底一點青草也沒有；滿地亂生着許多和野草一般的矮樹，樹上開着許多奇奇怪怪的花，顏色有白的，粉紅的，紫的，藍的，深櫻的。其中有一種花叫作『法蘭絨雛菊』(Flannel-daisy)，形狀和大星一般，花瓣好像是一片一片的最軟的白色法蘭絨。此外還有兩種香氣很濃烈的花，開得很盛，一種

叫作『包倫尼愛花』(Boronia)；一種叫作『土種玫瑰』(Native rose)；還有那膠樹發出的氣味，人聞着了也很心醉。

他們沿着小徑走去，末後到了一處小凹地。這時一眼看去都是黃色，原來已經到了『枝條樹』(Wattle-tree)的小樹林裏了。這枝條樹約莫有蘋果樹般大，樹上滿生着黃金色的柔輦的絲狀花。每天早晨太陽照到山上，照着這枝條樹上，這樹便立刻驚醒，各個枝條都展了起來；等到夜晚沒有太陽，枝條便仍垂下。冬天的時候，陽光只能照在牠們的根上；但是在這春光明媚的時候，牠們枝條上却都被陽光照到，又被微風慢慢的吹動，簡直和在溫柔鄉裏一般了。

過了這小枝條樹林，他們又到了一處山地，滿地都是白色膠樹。這些膠樹的嫩樹皮，都是淡水紅色，和小娃娃的手臂一般。過了春天，陽光的熱度漸漸高起來，這些嫩樹皮便被陽光曬成了紅色，櫻色，最後又成了櫻紅色。成了櫻

紅色之後，樹皮便乾脫下來了。（澳洲的樹大半脫樹皮，不脫樹葉）這老樹皮脫落後，樹上便又顯出新的白色樹皮。

這一羣野游的人，現在到一個山谷裏來了；這山谷裏有一條小溪，直通到近旁的海灣。他們就在這地方歇足。離這地方不遠的山坡陰處，還有一片青草地。小溪裏的水，可以取來燒茶，又可牽馬去喝。沿着小溪走下去，不多路，便是一個小海岸，約莫有一百碼長，上面的沙非常之軟；小兒們可以坐在沙上洗腳，拍水——不過不能下去游泳，恐怕水裏有鯊魚。這海岸的兩旁是很高峻的傾斜山岩，上面的牡蠣很多。及姆和他的同伴陶姆隨身帶着牡蠣刀，便立刻走到那山岩上，不多時，便拿着許多張開的牡蠣回來，孝敬他們的父母。那些女孩也都能拾牡蠣，其中有幾個便也去拾了許多；又有幾個向着山谷上爬上去，採了許多野花回來，放在桌子上作點綴品——這桌子並不是真的，却只是一塊鋪在草地上的布罷了。

她們把野花採回來的時候，又告訴大家說看見那裏還生着好些『外拉台花』Warah。大家一聽了這個報告，陡的精神振起來，連那些拾牡蠣的兒童，也不去拾牡蠣了，一齊跟着這些女孩子，越過一個山坡，到了另外一處山谷裏。原來這外拉台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野花，澳洲都會地方，近來也是很少。他們到了那山谷裏，見遍地的矮木都已被火燒過，樹枝都燒成黑炭，只是樹還沒燒死。照這情形看來，這山谷裏的樹林，曾經自焚過一次。那次的火或者並不十分利害，所以這些樹還不曾受着致命的傷，只不過將一層厚樹皮燒得烏焦罷了。這些焦黑樹的四周，好像還有火燄吐出來；但是他們定睛一看，才知道不是——原來那就是外拉台花，離地足足有六英尺高，殘餘的火燄決不能在這般高的去處吐射的。這外拉台花的顏色鮮紅，花梗很高，每根花梗上只生着一朵花。花的形狀和心一般，約莫有梨般大。這種花倒也並不是細巧易謝的，却是緊緊團成一團，和花椰菜相似。你若把花椰菜當作外

拉台花，顏色是鮮紅的，形狀是心形的，約莫梨般大，生在一枝六英尺高的花梗上；就和看見真的外拉台花差不多了。——我還有句話要說：就是這花最喜生長在自焚過的樹林裏，所以這一羣野游的人，能夠在這裏找着牠。

那些大人不許兒童們多折，只折了兩朶花，預備帶回來和那些野花放在一起，作餐桌上的點綴物。這兩朶花由一個活潑伶俐的小兒背在肩上，好像是古時神話裏的酒神白克斯 Bacchus 手上擎的杖一般。

這一羣野游的人，吃那鹽的牡蠣，覺得着實有滋味。吃完了牡蠣，又整備午餐。把火生起來，周圍用東西圍住，恐怕延燒出去；然後把肉放在炙肉的鐵叉上炙，炙熟了後，午餐就成功了。於是大家圍在一塊兒，高高興興的吃了一頓午餐。他們吃的時候，一點沒有禮節，簡直可以說是搶吃——因為郊宴時，本來沒有什麼禮節的。平常郊宴時，若用手指夾着肉吃，或者從膠樹上折一根乾淨的小枝，放在茶杯裏攪茶；別人並不討厭你。但是若把手指伸到公共的

食物上，或者用骯髒的刀子切大塊的麪包；人家可就討厭你了。我現在這般說來，想諸位對於澳洲人郊宴時的禮節，總知道些了。不過他們郊宴時怎樣有興趣，却非得親身到澳洲叢林裏去經驗過，是不能知道的——就是描寫也描寫不出。我們現在說的這個及姆，等到長大起來，生的兒子也有他現在這般大時，他還是喜歡郊宴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到了壯年時候，還是保守着這種精神的。

他們吃過了午餐後，各人任意去游玩，直到太陽快下山，方才預備回家。用錫罐燒了茶，大家一同喝過，裝好了馬具，便向着那原來的繁華地方去了。這時落日的光照在地上，成了一片黃金色；膠樹的影子，疎疎落落的影在地上；樹裏發出一股清香的氣味，使得人心醉神迷起來。他們裏頭騎馬的人，這時都有點悵惘，眼見得和這可愛的樹林，就要離別了。但是他們悵惘的心裏，却隱隱含着愉快，凡是去享受過這般幽靜，自然的境界的人，便能體會出這種



狀很是奇特。

澳洲無論什麼地方——無論是炎熱的北部，溫和的南部，寒冷的高山，向陽的海岸——都有膠樹生着。這膠樹是這個怪大陸的百姓的國樹——這怪大陸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老的大陸，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幼的大陸。有些人見這膠樹一點沒有動人的地方，便以為這樹無生氣。但是在內行人看起來，便不以為牠是無生氣的樹。牠那尊嚴的形狀，含美術意味的顏色，就能使人生出一種敬愛的心。澳洲人到海外去，回來時候遠遠看見膠樹，心裏便高興起來。僑居在倫敦的澳洲人，有時幾個人聚在朋友家裏，把膠樹葉子放在火爐裏燒起來，爐裏便發出細絲般的藍煙，一捲一捲的昇到空中（膠樹葉的煙和別的煙略有不同），他們一面嗅着這煙味，一面便默想着那萬里外的故鄉。

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有這膠樹——如同非洲，美洲，意大利，和歐洲別

的地方。這樹種在溼地上，能夠將那裏的泥土吸乾，驅除瘴氣。所以許多地方的人爲着衛生起見，都種植這樹，背井離鄉的澳洲人，就常能碰見他們這國樹了。

有一種藥力很大的藥，叫作桉樹油 *Eucalyptus oil* 的，就是從這膠樹葉子裏取出來的。澳洲人家裏普通治風溼症的法子，就是把一張牀上鋪滿了膠樹葉，教那患風溼症的人睡在牀上。所以這膠樹不但是美麗，而且很有用處。

## 第六章 澳大利亞的兒童

兒童的學校和他們的遊戲——『綠林豪客和警察』——騎馬上學。

澳洲和世界上各個文明國比較起來，要算最幼稚。那裏百姓的生活也比較自然，不像那些先進國家的百姓一般，完全被舊習慣和禮儀束縛住。因此，澳洲這個地方是很合宜兒童居住的。那裏的兒童都很壯健，活潑，頭髮蓬蓬

的，並不怎樣修飾。

諸位看了上面這句話，可不要疑心那裏的人都是不好清潔的啊！要知澳洲人實在是最愛清潔的，平日最喜歡洗澡。就是比較最窮的人家家裏，也有一個浴室，一家人每日到那浴室裏洗澡。那沿海岸一帶的人家，把游泳當作主要的遊戲，有的小心的便在設就的海水浴場游泳，有的膽大的竟不管鯊魚的危險，兀自到海口去游泳。不過兒童們却有人監視着，不準在有危險的地方游泳。澳洲人愛水的心，簡直比怕鯊魚的心還盛了。兒童們和大人一般，也很清潔，只是孩子氣很重，不愛整齊；澳洲人的生活本來很自然，所以社會上也沒人批評他們這種孩子氣的。

但是我，要批評那些澳洲的兒童一句：就是他們的態度似乎過於放縱些。那裏因為氣候很溫暖，所以兒童比英國兒童發育得快。他們的智慧也和身體一般，比英國兒童發達得快。往往年齡還很小的時候，他們的父母就教他

們分擔責任了。大該十歲，十二歲，十四歲之間的兒童，就要做些輕易的工作，而且做得都和成年人差不多。但是這種教訓，却使得他們對於父母不能十分服從，十分尊敬了。年齡小的時候有這種態度，還不打緊，因為他們還是互相幫助的，並不十分放縱；但是過了十五六歲，他們已練成一種獨斷獨行的脾氣，父母仍是採取這種放任主義，可就糟咧——這不過是我過慮的話，其實澳洲兒童長大起來，普通都是好國民。

澳洲的兒童逃學，是一樁很難的事情。那裏實行的是強迫教育，政府費了許多心力，務使全國的兒童至少能受基本教育；就是那人跡稀少的地方，也有學校，那裏的兒童都得去上學。而且國家又定下章程：凡是兒童坐火車到學校去，一概不取車費。倘若那地方沒有鐵路，就有一個公共的馬車到各處裝載兒童，送他們到學校裏去。如果那家族離學校實在太遠，家計又窮，國家就要勸他們請一位女教師，管教他們的子弟，每年由國家給他們多少錢，補

助他們作教師的薪金。這種辦法就使得澳洲的兒童，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會看書，寫字的。

澳洲叢林地方的兒童上學去時，非常有趣。他們大該都有一匹專騎着上學去的馬；有時兄弟二人，三人，或者四人，同騎在一匹馬上。倘若那家裏的兒童還不止四個，就要用一輛二輛輕車裝載他們了；他們十一二歲光景，便能駕車，所以坐車到學校裏去，也用不着別人替他們駕馭的。

至於那些學校，都竭使兒童對於功課生出興趣。裏面的功課有自然學，把叢林裏的事物都教給他們知道。有一位女著作家叫作愛脫爾吞納 *Edith Turner* 的，有一篇小說描寫澳洲叢林裏一處極荒僻地方的學校——那地方在平原上的一坐小鎮外面。我現在把那故事引些來，使諸位知道澳洲學校教師的精神：

『澳洲的政府委任了一位新教員，到那半年學校裏去；那學校在一處極

荒僻的地方，所以澳洲政府只在那裏設了這麼一個半年學校。這新教員的名字叫作意格 Eager，他的朋友以爲他會到那般荒僻的地方去教書，確是個名實相符的人（譯者按：Eager 這個字和 Eager 的音相似，Eager 是熱心的意思，所以他的朋友這般說他）。這教師的目光很敏銳，態度很剛強，人家一眼看了這人，便知他滿腔蓄着原動力，在那荒僻地方教書，一定不會怎樣受那裏二百居民的指揮的。

『這荒僻地方的地名叫作九十里，很需要這般的一個熱心家去整頓。實在說，那裏從前也曾經有一打這般的熱心家，在那裏從事振興。但是他們一感覺着生活太枯澀，便和這地方告別，把家搬到別的地方去營業了。所以到了現在，只剩下幾個破落戶，兀自戀着這個所在，沒有搬走，以爲世界上別處地方都給人住滿，沒有他們的塊盤哩。除掉破落戶以外，還有幾個閒居的人，也在這裏閉門習靜。』

「意格到了這地方來後，第一個月便創立了個鬪球會；第二個月又創立了個足球會。這兩個會設立的時候，都不曾費大力氣。第三個月他又把自己所有的書都拏出來，設一個小圖書館，有人來借書也不取費；又在閒暇的時候引誘那些兒童來問他借書。兒童把書借去後，他留心察看着，他們倒真將那書拏來讀的。」

「但是這還不能算他實在成功的地方。那些兒童把『向西方去』、『Westward Ho!』一本書，當作自習的書，但是那『三鎗兵』、『Three Musketeers』，一本書，却沒有一個人喜歡看的。就是『金銀島』、『Treasure Island』一書，他們大多數看了，也生不出什麼趣味；意格雖則把這書大聲讀給他們聽，仍不發生什麼效力。那些兒童的見識又不廣，全體十八個人都不曾見過海。而且他們裏頭沒有一個人曾望右走九十英里，到了那小鎮上；公共馬車的終點蒙尼以外的地方，也只有半數人去過。」

「意格後來又採集標本——什麼蛾咧，蝴蝶咧，鳥卵咧，都集在一起；想把博物院和美術陳列所的設備，告訴給他們聽。那時候的意格恨不得有一大筆錢，把這全校的兒童都帶到西德尼去游歷一星期，廣廣他們的眼界。如果他一年的薪金那時他都能夠支出，真不知要高興到什麼程度咧——可惜他的薪金是每月一支，數目又很少，竟不能使他實現這個計劃。

「有一天早晨，他忽然異想天開，用一張紙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作「意格之商議案」走出去和那地方的人說明，要捐募六十先令。又說六十個先令就夠作一個學生到西德尼去的旅費——馬車和火車費；所以捐募來後，就派一個學生到西德尼去游歷，使他見識都會裏的景象，回來報告給他們。」  
「那一個學生呢？」那地方的人便一口同聲的問他，各人心裏都希望那派着的是個年長的兒童。

「這要用抽籤的法子決定，」意格回答他們。

『那地上的人見這樁事情倒很有趣，各人便都捐了些，湊成這六十個先令。後來抽起籤來，却是拉屈來抽着，便派了他去。

『拉屈來年紀才十歲，臉上有雀斑，態度很莊重。他每天早晨從家裏到九十里來，要走五英里，晚上回去又走五英里。政府在九十里設了這麼一個小「學府」，每年一共有六個月的光陰讀書，他在這六個月裏便要天天走這十英里路。』

上面幾段文字是我引過來的，至於拉屈來到西德尼和到大海邊的情形，也用不着引來給諸位看了。我想他第一次看見大海，也不過和叢林地方別的兒童一般，以為那裏是從前幾個牧羊的人築就的盛水地方，把羊喝水的。我們看了上面幾段引來的小說，便知道在澳洲炎熱的荒涼地方辦學校，實在是最困難的。不過澳洲人民住在這種地方的，還沒有二十分之一。有一位著作家叫作愛末生 E. S. Emerson，有一篇文章描寫其帕斯蘭 Gippsland

一座叢林學校的一日裏的情形，我現在也引些過來給諸位看，要教諸位知道澳洲各處地方的學校，並不都和九十里那個學校一般的。

「那叢林地方的一條路很狹，又很泥濘；路旁樹上的葉子正在臨風招展，鳥兒在枝上不住地唱着。這時鳥聲裏又夾着一片兒童的聲音，原來路的轉角來了一匹疲乏的老馬，上面騎着三個小兒，嘴裏唱着奇柏林做的「退禱聖歌」[Recessional]，音調很中節。那馬漸漸走近我面前時，那騎在前面的小兒忽的勒住了韉。這一來可糟了，那匹龍鍾的老馬打了個前失，騎在後面的兩個小兒立刻跌倒地下。兩個小兒滾在地上，嘴裏便不住地罵他們的哥哥——那罵的名辭，學校的書本裏簡直找不出。但是那位做哥哥的却笑着溜下了馬，在那裏折近旁一棵樹的小枝，忽的又喊起來道：「一個蛾！一個蛾！」這兩個跌在地下的小兒，忙一翻身爬了起來，問道：「那一種的太台那一種的」

「這時太台却看見了我了。」

「我便問他道，「你把這蛾拏來做什麼？」

「先生，我把牠拏到學校裏去；我們的先生曾把各種的蛾告訴我們。」他回答這話非常自然，似乎一點沒有思索。

「你們方才唱的讚美詩，也是在學校裏學會的麼？」

「先生，我們方才唱的並不是讚美詩，是『退禱聖歌！』——這句話是那最小的一個說的，說時很是得意。

「我當時看着他們上了馬，目光一直送他們下了山坡。那時我決意要去看看他們的學校，到底是怎樣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便到那裏參觀去了。

「那學校在一座不甚熱鬧的小鎮外，一共有四五十個學童。學校的前面是個花園，面積約莫有半英畝，地上築成花壇，許多花壇裏種的都是本地花木。這時還沒有上課，有幾個早來的學生在花壇裏灌水，因為多天不下雨，壇裏的泥已是很乾燥了。幾個六七歲的兒童在旁邊看着他們做事，有幾個却

在近旁草地上閒頑。不多時，聽得教師喊了一聲「快走進來！」便起了一陣擎書包的聲音，腳步雜踏的聲音，和晚來的學生的跑步聲音，過了幾分鐘便毫無聲息，排成了兩行隊伍。先生向他們說道，「女孩們，早安！男孩們，早安！」先生說了後，又聽得一陣聲音，喊說「毛肯先生早安！」——就是學生回先生的敬禮。兩方面招呼過了，這天的工作便開始了。

「但是這些學生在學校裏做功課，是不是把功課看做工作呢？三十年前郝勃脫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曾做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句道：「她在學校裏時，腦筋只拚命着記生字，名辭，和計算時日；簡直一點不能運用她的思想力。」在斯賓塞的時代，學生讀書就是工作，所以只呆板讀死書——這個我想從前在國立學校讀過書的人，也一定還記得。但是現在的教育制度改良，教師却能把學校裏的功課，變成一種兒童喜歡做的事情了。

「這天早晨的天氣很好，教師領着那些兒童操過了徒手體操，又和他們

一起深呼吸了幾次。於是他們又排成隊伍。「向左轉！開步走！」教師喊過了口令，那些學生便魚貫進了教室。」

至於這篇文章下面怎樣描寫這學校一日裏的功課，我現在也不必引起給諸位看了。不過我有一句話要說：就是澳洲學校裏的功課，都能使學生生出興味，所以他們都喜歡學校。

城市裏的學校辦得非常之好。凡是國立的學校，都不收學費；有些連書本都發給學生。又聰明又用功的學生，還可以得津貼；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畢業，他的父母可以不花一錢。我幼小的時候，還見塔斯馬尼亞政府每年派兩名塔斯馬尼亞的學生到牛津大學讀書，供給他們修畢一科的學資。近年來澳洲政府停止遣派這種官費生，但是自費到英國各大學讀書的澳洲學生却不少——他們多數進的大學是牛津和愛丁堡。其實澳洲各個大都會裏完美的大學也有，所以在我看起來，澳洲人很可以不出國門，受得完

## 全的教育。

叢林地方的兒童——或者說各處地方的兒童，因為澳洲的城市生活都帶着點叢林生活的——身體都很結實，能夠忍耐大困難，大痛苦。我記得從前新南威爾士的買脫蘭 Mariland 地方，有一個兒童騎着馬，那馬的腳忽然陷進兔窟裏去，人和馬便一齊跌倒。那兒童的大腿跌斷，馬又伏在他身上，一點不動彈。他便伸出手抓着一根樹枝，一面熬着腿痛，一面用樹枝打馬，使牠立起來。馬並不會受什麼傷，立起來後，他便扶着自己的斷腿，騎上馬回家。到了家裏，在醫生未來之前，他還擎着一本書讀。還有一個兒童被蛇咬着指頭，用袋裏一把鈍的小刀將那咬着的指頭切下，才走回家去，就沒有受着蛇毒。他們這種忍困難，忍痛苦的精神，完全是在叢林生活裏養成的。膽小和柔弱的人簡直不能過那裏的生活。諸位平日也要鍛鍊這種精神，去反抗『自然』，『克服』『自然』才好。

澳洲兒童平日的遊戲和英國兒童相同，不過其中略有點變更。他們有一種最喜歡的遊戲，叫作『綠林豪客和警察』，做這遊戲時，扮作兩派——一派是警察，一派是強盜——互相追擊。

澳洲關於綠林豪客的故事很多，而且很動人聽聞。這種人差不多都是下流的惡徒，犯了絞罪，逃到叢林來，靠搶劫爲生。不過其中極少數的却和英國大盜洛濱荷德，蘇格蘭大盜路勃勞埃一般，雖則目無法紀，倒也有可取的地方。因爲他們專是劫富濟貧，做些義俠的事的。後來澳洲人便根據這幾個俠盜的行爲，編成許多街巷間的故事，把那些強盜都看作是義俠的人了。又有人將這類故事做成許多書，稱道那些強盜。其實那些強盜那裏有那些書上說的這般好，不過其中多數並不是窮凶極惡的人，定了絞罪，有些不公平罷了。

這種逃犯變了強盜，有時單獨一人打劫，有時合夥打劫。他們的巢窩都是

在人跡不到的地方；好馬和槍彈就是他們必需的傢伙。巢窩的坐落非常重要，須要和車馬經過的道路相近，才便於營業，攔劫那經過的郵車，把車裏的金珠珍寶，軍器等物搶來。而且又要在能望遠的地方，有兩條以上的路可走的。我從前曾見過兩個強盜的巢窩；一個和愛米台爾相近，在一座高山頂上，很可以望遠。洞的外面一點痕迹也沒有，就是走近來也辨出那是一個洞。原來那山是青石山，那些大青石塊裏有一條狹縫，從那縫裏走進去轉了幾個灣，才到了這個洞裏；而且這條狹縫外邊，有一條細流直通進洞。一個人和一匹馬藏在那洞裏，真是神鬼也不知曉的。

還有一個強盜的洞和梅德羅相近，是在藍山上面，可以望見那條大西路——凡是從拉明弗刺脫 Lambing Flat 和蘇發拉 Sofala 到西德尼的金子，必須從這條路經過。這個洞作強盜的巢窩，真是再好沒有的。這洞在一個山谷的盡頭，外面是石壁，壁縫裏有水流瀉出，石壁後頭有一條狹路，直通進

洞裏；從洞的那頭走出去，又是一個小山谷，一條小溪，還有幾方步的草地。若要到這小山谷裏來，必須要經過這個祕密的洞；這洞裏一人一馬恰好可以過去。不少綠林人占據了這種祕密巢窩，經過許多年沒有給人發見。

最後的一大羣綠林豪客，就是概來兄弟，在維多利亞一帶擾害，勢力很大。那首領叫作南德概來，很是著名，因為他有一套盔甲，能夠抵禦那時的來福槍子彈。這一羣暴客後來被警察追住，逃到維多利亞一個鄉村的小旅館裏躲避。警察便把旅館圍住，他們竭力保守，不讓警察打進來。末後警察把那旅館放了火，有幾個就被燒死在裏面，其餘逃出來的有被槍打死的，也有被警察捉去的。南德概來也是被擒的一個，後來在末爾波牢裏絞決。

我們現在說了這半天，竟把澳洲兒童所作的遊戲，丟開不講，現在却仍要歸到本題了。澳洲兒童打伙兒做這『綠林豪客和警察』的遊戲時，說也奇怪，他們大家沒有個不想做綠林豪客的，都把法律，看作不足輕重的東西。所以

他們做這遊戲時，都是用抽籤法派定腳色的。開始的時候，那些扮綠林豪客的便一窩蜂衝了出來，打劫一輛假設的馬車，或者打劫一月假設的村鎮銀行。打劫之後，那些扮警察的便在後面緊緊追趕。等到追着了，兩方便亂打一陣，嘴裏不住地喊叫，又團團轉的跑着——大家都高興得了不得。

還有『野外紮營』也是澳洲兒童喜歡的遊戲。學校放假的時候，他們便組成隊伍，到外面去野游，有時要野游一星期之久。野游的時候，或是在海口一帶划船，或是沿着內地的河流划船，沿途獵取袋鼠和別的野味。普通他們出去野游時，每隊總有一個成年人陪着；但是那隊伍裏的兒童如有十五六歲的，人家便相信他能照顧自己，委託他掌管船舵，和背火槍，其中就不用夾着一個成年人了。我記得在新南威爾士時，有一次到國立公園的礮兵營裏去，有一座營帳外面有一輛預備給軍官們乘的馬車，忽然有一羣嘻嘻哈哈的兒童，直闖進這輛馬車，坐在裏面。那些兒童連鞋子也不着，衣衫也沒有一個是

完全的。但是他們都洋洋得意，手裏擎着釣絲，和幾塊作天幕的帆布。原來那裏的火車已經擠滿，所以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來占據這輛軍官們乘的馬車了。他們方才是從國立公園裏的一處地方來，曾在那裏過了幾天的天幕生活的。野游時雇一隻划船，付十先令上下的費，便可以租賃三天。至於火車費，每人有九個便士或者六個便士就夠了。吃的食物，大半是釣來的魚；還有麪包，果醬，少些醃肉，和那決不可少的錫罐，茶葉，都是隨身帶來的。「野外紮營」他們看作一年內最大的娛樂，未出發以前，要預備好幾個星期，費去許多心機，才出去賣弄他們的剛毅勇敢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澳洲少年的特長。

英國平常各種遊戲在澳洲也都流行：那地轉螺，鐵圈，石彈，是年幼些的兒童頑的；鬪球，足球，網球，是年長些的兒童頑的。澳洲的氣候最宜於作鬪球戲，因為那裏一年到頭，溫和晴美的時日最長。放假的日子，各個都會裏的公園

裏，差不多有幾百球隊在那裏鬪球。各個學校都有球隊在着。還有那些工廠和商店的人員，也都組織球隊。平日各個球隊，時常在一起比賽，較量高下。若是那球員的本領高明起來，便可以加入特選球會。原來澳洲各州都有一個特選球會，是由該州的人民組織成的。那會裏的球隊最多的有四隊——一隊高級隊，三隊低級隊。到了星期二下午和公共假日，各處球隊比賽的不知多少。所以澳洲很有幾個在全世界上比較最好的球員。一九一一年時，澳洲意來文球隊還奪過全世界的金標。

澳洲比較窮苦的人家的兒童，大該是在十四歲時脫離學校生活。至於家境好的兒童，仍是繼續讀書，一直讀到大學；不過大多數到了十九歲或者二十歲，便出去謀生了。因為澳洲是個幼稚的國家，所以不需要年幼的人工作。

\*

\*

\*

\*

\*

現在我這本『澳大利亞洲』就在這裏告結束了。這書裏所說的澳洲生活，大該都能使讀這書的人，生出極大的興味的。盎格羅色勒特種 Anglo-Celtic Race 人住在澳洲這個地方，很便於發展他們的冒險精神。英國的兒童凡是壯健活潑的，到澳洲住了些時，沒有個不愛那裏的生活的。因爲那裏的地方寬廣，風俗淳厚，天氣晴美，生活自由，天然界的景物豐富；所以那裏的兒童和不列顛祖國來的僑民，都能看作是個安樂的所在。

(完)

#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體敘述各地的歷史地理風俗人情及物產風景等極饒興趣今將已出版者備列於下以供採擇

葡萄牙	西班牙	法蘭西	英國	瑞典	挪威	世界著名探險家	人類的故事	埃及小史	印度小史	日本小史	加拿大小史	蘇格蘭小史	蘇維埃俄羅斯	法蘭西小史	法國革命史	羅馬社會史	希臘小史	希臘小史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竺士楷譯	顧德隆譯	顧德隆譯	顧彭年譯	汪今鸞譯	汪今鸞譯	陳家驥譯	沈性仁譯	高仲洽譯	滕柱譯	滕柱譯	滕柱譯	顧德隆譯	錢江春編	馬紹良譯	徐壽齡編	喜遲恩編	高仲洽譯	高君章譯	
三角	三角	三角	四角	三角	二角五分	上册四角 下册九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三角	三角	
四川省	甘肅省	山東省	東三省	南非洲	澳洲	南美洲	爪哇	緬甸	高麗	日本	美國	土耳其	希臘	波蘭	俄羅斯	意大利	德意志	瑞士	比利時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一瞥						
周傳儒編	陳博文編	陳博文編	陳博文編	汪今鸞譯	吳長培譯	周傳儒譯	李毓芳譯	汪今鸞譯	鄭次川譯	俞松笠譯	滕柱譯	孟秀璋譯	周青民譯	黃靜淵譯	鄭次川譯	鄭次川譯	鄭次川譯	顧德隆譯	陳濟芸譯
五角	二角五分	三角	二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少年叢書

(中外偉人的傳略)

我們把中外偉人的言行事業，用簡明的文字，興趣的體裁，編成這部叢書。一人一本，每本定價一角，已出下列各種。你所崇拜的是那幾位？

## 【本國人】

玄奘 陶淵明 張良  
岳飛 朱子 蘇秦 蘇軾

馬援 班超 信陵君 諸葛亮

郭子儀 文天祥 王陽明 司馬光

## 【外國人】

達爾文 大彼得 拿破崙  
富蘭克林 蘇格拉底 如里波的 林肯

格蘭斯登 克林威爾 德謨士 哥倫布

華盛頓 畢斯麥 納爾遜

商務印書館出版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A U S T R A L I A**

By  
**FRANK FOX**  
 Translated by  
**WU KÊN P'EI**

Edited by  
**H. C. JEN, M. S.**

1st ed., Oct., 1923 3d ed., Jan., 1927  
 Price :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初版

回(少年史地叢書 澳洲一瞥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校訂者	譯述者	原著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廣州 貴陽	北京 天津 濟南 太原 西安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上海 北河南路 棋盤街 中	上海 北河南路 北首 寶山路	任鴻雋	吳良培	福克思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06